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PDG

商務印書館初等小學堂國文國語書

高鳳謙張元濟蔣維喬編

審定部國

文教授科書

教科書十冊共一元九角半教授法十冊共三元五角半○學部評云
文詞淺易條段簡明圖畫美富版本適中章句之長短生字之多寡皆
與學年相稱教授法各種教法具備專供教員之用

高鳳謙莊俞蔣維喬沈頤戴克敦編

審定部簡明國文

教授科書

簡明國文教科書八冊八角四分教授法已出二冊各三角○此書計
八冊足供初等小學四年級簡易科之用茲將內容摘錄於後一
書材料包含歷史地理格致三科由淺及深由近及遠由已知及未知
按兒童腦力之發達循序漸進務期養成普通之道德智識一選字
以筆畫繁簡意義深淺為序一每課生字均有限制前數冊尤力求
平均一文字務使與語法相近前數冊尤有書楷書端正圖畫顯明
字而聯字而短句而成文以漸而進一本書楷書端正圖畫顯明

高鳳謙莊俞蔣維喬沈頤戴克敦編

審定部簡易國文教科書

六冊每冊六分○是書以前兩書為底本斟酌損益期合簡易科三年
級之用○學部評云詞旨淺近指事象形揆諸兒童心理尚易領悟圖
畫頗具神趣文義由淺而深章句由短而長於漸進之程度尙屬相符
應准作為初等小學簡易科教科書

林萬里等編

審定部國語教科書

四冊共六角○學部評云編輯大意以國語為統一國衆之基又注意
於語法並準全國南北之音而折衷之全編大致由淺入深雖異文言
却非俚語各課義無偏宕且足引起兒童與會由此進步足為研求文
學之階梯應准作為初等小學教科書

戴克敦高鳳謙編

最新作文

教授科書

各五冊已出二冊教科書各五分教授法共一角二分○此書材料與
本館國文教科書相比附按課編次并參酌東西各國文法書讀一課
即得一課之用

林紆著

審定部小兒語述義

三角○呂近溪呂新吾父子所著小兒語以淺俗之言開發至理最足
感人闡縣林琴南先生特為演述語語針對社會立言有關世道人心
匪淺○學部評語云逐條詳說危言警論自具苦衷作為兩等小學堂
參考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九

漢

孝成皇帝

〔配〕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食

夏四月無雲而雷有流星從日下東南行四面如雨自晡及昏止

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 上以災變博訪羣臣中壘校尉武帝置學北平通門內又外學四城劉

向上書曰臣聞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

急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漢書天文志大角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炎及紫宮五行志延年七月星孛東井

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謂召也向具言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

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其言多痛切上

終不能用時谷永為北地太守當之官上使請于長受所欲言永對曰建始以來二十載間漢災大異

之亂外則為諸夏下士陳勝項梁奮臂之禍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可不致愴永黨于王氏專攻上身與

後宮亦知之不甚親信也惟上欲用劉向為九卿為王氏所持故終不遷谷永自北地入為大司農

除免

冬十二月大司馬衛將軍商卒 以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 商卒

張禹言夫
患失之
足成時
然元成
權持太
倒有乃
爲觀目
共觀乃
錫不劉
輩異過
緣以冀
收納以
助是往
來推說
帝之元
拒京房
而以

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于南郡占墾草田數百頃以入縣官而貴取其直一萬萬以上爲丞相司直孫寶字子農所發上由是廢立而用根

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既而釋之故丞相安昌侯張禹雖家居以帝

師位特進甚尊重

天子賞賜前後數千萬萬內贖貨財買田多至四百頃皆極膏腴且居大第後堂日理絲竹管絃又自治築室奕奕肥牛享地王根以地當平陵縣衣冠所

出游道宜更賜

王根害其寵數毀惡之上愈益敬厚禹

禹疾車駕自臨問視拜禹膝下萬數目其少子少子未有官上

即拜爲

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

上意頗然之乃至禹第辟左右親以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根有隙恐爲所害謂上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因此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尙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聖

禹且得引
天變深遠
不語人怪
斥道人爲
亂道矣是
則執六言
以文奸言
亦漢時腐
儒高談經
術者有以
成之耳

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

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乃解

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初雲在元帝時五鹿充宗方貴幸爲梁

龍抗極與論難連折之故謂儒爲之謂曰五鹿傲傲朱雲折其角及是復言張萬後遂不復仕常居野教授弟子卒于家

〔亥〕三年春岷山注見前崩。江三日江水竭。劉向曰周岐山注見前崩三

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于蜀今所起之地山崩川

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注見前至辰注見前殆必亡矣

〔丑〕綏和元年春二月立定陶王欣共王康子爲皇太子。先是中山王興

定陶王欣來朝中山王獨從傅定陶王盡從傅相中尉上問定陶王對

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令誦詩通習能說問中山

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尙書又廢帝由是以爲不能而賢定

陶王數稱其材是時二王子帝爲至親定陶傅太后即共王康之隨王來

朝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王根三人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爲長久計

皆勸帝以爲嗣帝爲加元服而遣之事在元至是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

臚持節徵定陶王立爲太子時孔光議以爲宜立中山王上不從左遷光爲廷尉十一月上

以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

以帝共王後初太子幼時祖母德太后躬自養嗣至是爲太子。德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順縣。不得相見。皇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惡耳，不足有所妨。于是許之。是年八月，中

與山王

封孔吉孔子十三世孫爲殷紹嘉侯。三月，與周承休侯注見前皆進爵爲公。初，元帝

時詔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推求其嫡，不能得。匡衡以爲宜封孔子世爲湯後，議寢不行。至是，梅福復言之，上乃下詔封吉與周承休侯俱進

爵爲公，地各百里。

夏四月，建三公官。御史大夫何武言：末俗事煩，宰相才不及古，而獨兼

三公之事，所以不治。宜建三公官，上從之。以王根爲大司馬，罷驃騎將

軍官。武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無印綬官屬。至是始授金印紫綬，置官屬，不復領將軍。以武爲大司空。封池皆增奉如丞

相，以備三公焉。

冬十月，大司馬根病免。

衛尉淳于長有罪，下獄死。廢后許氏自殺，以王莽爲大司馬。初，趙皇后

之立，長有力焉。故上德之，大見信用。貴傾公卿。許后姊嬃音婁，后姊名，初爲

以攝事寡居，長與私通，因娶爲小妻。許后時徙居長定宮。三輔黃圖：林光宮中有長定宮。因嬃

厚貽長，求復爲健仔。長受詐許爲白上，立以爲左皇后，輒與嬃書戲侮。

許后嬖易無不言王莽心害長寵白之

莽侍王根病因言長見將軍久病當自立以當代輔政且言其罪極惡使白東宮莽求見

太后具言其狀太

后亦怒命住白帝 上以太后故免長官不治罪遣就國會紅陽侯立上疏爲

長求留上疑之逮長繫詔獄窮治長具服辜至大逆死獄中

紅陽侯立故與長有怨及長當

就國乞嗣子聽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遺立立因爲長求留上疑之下吏按鞫立令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下長獄遣立就國丞相方遣復始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等先官歸罪 衆博字子元杜陵人

使廷尉孔光持節賜許后藥自殺

莽延陵交

上以王莽首發大奸稱其忠

直王根因薦莽自代遂以莽爲大司馬

莽既繼四父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將請贊其以爲據史云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僞約毒痛

公稱列侯遺夫人間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殿

騰見之者以爲僞使聞知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罷刺史置州牧

秩二千石

丞相大司空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

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

制從之

哀帝建平二年以朱博嘗罷州牧復置刺史如故

詔立辟雍

注見前

未作而罷

犍爲郡

注見前

于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

爲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以風化天下或曰不

能具禮

顏師古曰此向設爲難者之言也

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

過或至死傷今之刑有司定法筆則筆削則削至于禮樂則曰不敢是

敢于殺人不敢于養人也夫教化所恃以爲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

罷丞相以
當以變
後世所窮
惡習乃至
持節賜牛
酒使以病
白事以著
不起聞著
爲令與荒
纒若此沉
足召吳乎
弭吳乎

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其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
空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而罷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
今天子太子弟子少子是增弟子
故未幾劉向亦卒

〔甲〕二年春二月丞相方進卒時熒惑守心注見丞相府議曹李尋奏

記方進言今災變迫切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闔府三百餘人

丞相惟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音思麗

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責讓

使尚書令賜上尊酒十石如酒一斗爲上尊養牛一方進即日自殺如酒日滿
注有天

地大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並香燭
皆使者去牛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上祕之遣九卿冊贈印綬

賜乘輿祕器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于它相故事

三月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時梁王名立梁頃王
提七代孫楚王名衍宣帝孫
楚季王皇子來朝明日

當辭去又欲拜孔光爲丞相已刻侯印書贊顏師古曰贊
謂延拜之辭昏夜平善鄉晨

欲起不能言而崩民間譁譁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治

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

以孔光爲丞相光于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故城在今河南
南陽府南川縣侯印綬

夏四月太子欣卽位

是爲孝

帝初立躬行儉約罷樂府官及官織綺繡除

任子令

應劭曰任子令者漢興時吏二千石以上調事滿三年得任開產若子一人爲郎不以德選故除之

誹謗詆欺法出宮人免官奴

婢益小吏俸政皆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葬延陵

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北

史臣曰成帝善養容滿朝烈氣尊嚴若神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奏議可逃然滿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庭始以來王巧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葬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追尊定陶共王爲定陶共皇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

宮有詔問丞相

孔光

大司空

何武

定陶太后宜何居孔光素聞傅太后

剛暴長于權謀恐其與政事不欲與帝旦夕相近卽議以爲宜改築宮

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

複道朝夕至帝所求稱尊號貴寵其親屬高昌

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

侯董宏

反封侯

希指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及卽位後俱稱

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爲帝太后事下有司王莽師丹

帝爲太子時丹爲太子太傅及卽位以爲左將軍領

尙書

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而稱引亡秦非所宜言大不道上納

其言免宏爲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必欲稱尊號上乃白太皇太后令

下詔尊定陶共王爲共皇

五月立皇后傅氏 傅太后從弟晏之子也

尊定陶太后曰定陶共皇太后 丁姬曰定陶共皇后 封丁明共皇太后 傅晏共皇太后

從父之子 皆爲列侯 晏孔安侯 明賜安侯

共皇太后 共皇后 各置左右詹事 食邑如長信

宮 皇太后 中宮 皇太后

詔劉歆字子驥 典領五經 王莽薦劉歆有才行 爲侍中 稍遷光祿大夫 貴

幸上復令典領五經 卒父前業 歆于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 有輯略 書

之 謂 六藝略 六藝之文 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凡九種 諸子略 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凡九家 外又有小說家 詩賦

略 賦三種雜賦 歌詩爲五種 兵書略 惟謀形勢陰陽技巧爲四種 術數略 天文歷譜五行書雜占形法爲六種 方技略 醫經方房中神仙爲四

六月詔限民名田 不果行 初董仲舒說武帝 以秦除井田 民得賣買 富

者田連阡陌 貧者無立錫之地 小民安得不困 古井田法 雖難卒行 宜

少近古 限民名田 以贍不足 塞兼井之路 薄賦斂 省徭役 以寬民力 然

後可善治也 至是師丹復建言 帝下其議 丞相大司空典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 關內侯吏民名田 每過三十頃 奴婢

毋過三十人 期盡 三年 犯者沒入官 貴戚近習不便 遂寢不行

限田之制 其名似美 實不可行 且一州一邑 中田滿者 三十頃 本不多見 部分其與 貧民亦且

勢難繼給
徒使富者
能名寄戶
貧者許告
紛爭而已
是豈達治
為體者之

秋七月罷大司馬莽就第以師丹爲大司馬初太皇太后詔莽就

第避帝外家莽卽上疏乞骸骨帝遣尙書令詔起之又遣孔光等白太

皇太后復令莽視事至是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于太

皇太后坐旁莽按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

去更設坐傅太后大怒不肯坐莽乞骸骨罷就第時右將軍傅喜從太后

好學問有志行既莽罷衆庶歸望于喜先是上官爵外親喜獨執謙稱

疾傅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乃以師丹爲

大司馬而賜喜黃金百斤以光祿大夫遣歸養病何武唐林皆上

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忠臣社稷

之衛喜立于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

焉

遣曲陽侯王根就國免成都侯王况子爲庶人 帝少聞王氏驕盛心

不能善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幅湊臧

累巨萬大治第宅殿上赤墀戶青瑣游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

陳步兵止宿離宮水衡供帳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推親近吏張業爲

尙書。葢上壅下。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成都侯况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爲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上以根營建社稷之策。遣就國。而免况爲庶人。

九月地震。

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二十餘處地震。壞城郭。壓殺四百餘人。

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日者衆陽之長。君之表也。間者光明侵奪。

失色。邪氣珥。

珥音耳。珥讀曰。驚拾日。邪氣也。

數作。惟陛下執乾剛之德。諸保阿乳母。甘言

卑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

私以官位。月者衆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間者月數爲變。此爲

母后與政亂朝。惟陛下親求賢士。以崇社稷。五行以水爲本。今汝潁漂

涌。並爲民害。咎在皇甫卿士之屬。惟陛下少抑外親大臣。地道柔靜。陰

之常義也。間者地數震。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傳曰。土之美者善養

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

尊榮。當此時。士厲身立名者多。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

邪僞並興。外戚顯命。女宮作亂。此行事之敗。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

也。宜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以輔聖德。下至郎吏。從官。行

也。宜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以輔聖德。下至郎吏。從官。行

賈讓以放
河使北入
海爲上策
然西薄大
山固可不至
致汎濫以
東薄金隄
此隄將限
何地有隄
且豈有久
而又不潰
居大禹之
雖善知復
生吾策其
無過補亦
教弊耳偏

能亡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上雖不能從然頗采其語尋遷黃門侍郎

求能浚川疏河者

騎都尉平當

平以邑爲氏當字子思平隄人

以經明禹貢使領河隄奏言

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

遣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

顏師古曰遠留度計也言川澤流湫之處皆留而置之必計水之所不及然後居而田之也

大川無防

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汗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遊波寬緩

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

者宣之使言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趙魏

亦爲堤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游盪今隄防陋者去水數

百步遠者數里民起廬舍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

注昔見前

至魏郡昭陽

故城在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

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間河再西三

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

亭

在今澤縣西南舊爲河所經

放河使入海河西薄大山

謂太行諸山

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汎濫

期月自定此功一立河定民安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

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

淇水之口也在

今河南衛輝府輝縣西北

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冀州諸渠皆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則下隄填淤加肥禾麥更爲秔稻轉漕舟船便此三利也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詔定世宗爲不毀之廟

孔光何武奏言本始二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

宗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羣臣雜議皆以爲孝武皇帝雖有功德盡宜毀王舜劉歆曰禮天子七廟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苟有功德則宗之故殷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宗無數也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制曰可

冬十月策免大司空武遣就國以師丹爲大司空左右或議武事親不

篤帝亦欲改易大臣乃策免武就國以丹爲大司空丹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前大行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貴寵變動政事卒暴

無漸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傅太后從弟子遷尤傾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孔光與丹奏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請歸遷故郡上偏于傅太后卒不得遣復爲侍中

孝哀皇帝

〔乙〕建平元年春正月新城侯趙欽

和太后弟

以罪免徙遼西

在今遼北重城在今遼北重城

名

司隸校尉解光

解氏晉解謫之後以邑爲氏

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

皇后宮女史

名

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吏問皆得其狀其他飲藥

傷墮者無數趙昭儀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

之位請窮竟議正法于是免欽及欽兄子成陽侯訴皆爲庶人將家屬

徙遼西郡

讓那秋育上言將順君父之美銷滅二姓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因季各隨指阿從以

禮太后力遂不竟其事

秋氏則秋國之後乃許攝幽昧之過空使勝以上及山陵臣所深痛也帝亦以爲太子願得

夏四月以傅喜爲大司馬

封高

秋策免大司空高樂侯丹爲庶人復賜爵關內侯

冷褒

周有神州地後以爲氏

段

猶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言以

者如嗟之代情語正主之一及遺式
此陵議與近最當祀國去祭廟
明未聚獻理爲禮毀就不太無京
晰有恐王明切數不廢祖主師

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尺半反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
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羣臣皆以爲宜丹曰定陶共皇太后
共皇后以定陶共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
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亡二上之義也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
子其尸服以士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
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爲共皇立
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
先帝持重大宗承天地宗廟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今欲
立廟于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
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寢不合
上意會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
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博士申咸音桂欽齊人許商弟子
上書言丹經行無比奏封事不及深思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
此貶黜恐不厭衆心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尙書令唐林上疏
曰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者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免爵太

重惟陛下裁之詔賜丹爵關內侯

冬十月以朱博爲大司空

中山王太后馮氏及其弟宜鄉侯

和元

參皆自殺

中山王箕子

與之幼

有眚病

時未滿歲蘇林曰骨病名爲肝厥發時唇白手足十指甲皆青

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帝遣中郎

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素有狂易病

顏師古曰狂而易易常性也

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

祝詛上及傅太后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以當熊事

事見前

追怨之

因是遣御史丁元案驗盡收御者官吏及馮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數

十日無所得更遣中謁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傅太后指治馮太后女弟

弟婦死者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

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後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更

何用知之欲陷我故也乃飲藥自殺弟參召詣廷尉亦自殺

參學過尚書少爲黃門郎宿衛

十餘年以難見懼不得近侍傅嬖以王舅封侯事朝請五侯各敬憚之且死嘆曰參父子兄弟皆寵大位身至封侯今被誣名而死無以見先人于地下乘萬不備之

馮氏死者十七

人司隸孫寶奏請覆治傅太后大怒上乃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

上以林朋黨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喜光祿大夫龔勝

字君實

固爭

上爲言太后出寶復官張由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

後帝崩孔光奏由讓告骨肉立賜

即此悉大相監事

〔丙〕二年春三月策免大司馬喜罷三公官夏四月復以朱博為御史大

夫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丁博驕奢皆嫉博喜恭儉又博太后欲稱尊

號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為不可帝先免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朱博

與博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毀短喜遂策免喜朱博又奏言故事選

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

位次有序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

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于是更置御史大夫以博為之又以丁明

為大司馬衛將軍如故事是夏博太后以喜附下同上與師丹同心背時道就國

策免丞相博山侯光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封侯孔光自議繼嗣持異

又重忤博太后指策免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以少府禮元為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

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問黃門侍郎掌侍從左右給事中揚雄氏出周伯高與揚別為一氏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成帝時

以王音為侍中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洪範傳曰災異之類發于聲音故有鼓妖者也人

君不聽為眾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

天變不退期年其人自蒙其咎雄亦以為聽失之象且曰博為人彊毅

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上不聽

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比宣帝父傳尊共皇太后傅氏為帝太后

共皇后為帝太后朱博既相上遂用其議下此詔于是帝太太后稱永

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

太皇太后語至謂之樞丁傅為公卿列侯侍中諸曹甚眾然帝不甚假

以權勢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免關內侯師丹為庶人遣新都侯王莽就國丞相御史言師丹王莽抑

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為庶人詔免

丹遣莽就國諫大夫楊宣什言孝成皇帝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

豈不欲以陛下自代承奉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

親屬引領以避丁傅陛下登高望遠獨不慚于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復

封商子邑為成都侯封就國杜門自守其中子德殺其弟切實獲金自給不關三歲史民上書

六月帝太后丁氏崩合葬共

大赦改元太初更號陳聖劉聖昭曰數牌太平皇帝尋罷待詔夏賀良等伏

誅待詔黃門夏賀良重平人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曆也元太平經言天帝使真人

日莊孟翼
事好言陰
陽災異而
圖讖符命

之說與然
劉向谷永
以倫早矣
以散之矣
可至甘忠
可賀良忠
董遂借新
莽遂借新
寒遂借新
之漢左道
貸誅其可

病所使同錄改射解光亦以通災異得幸曰賀良等所挾忠可
書郭昌爲長安令勸李尋宜勤之尋遂白賀良等皆待朝黃門言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宜急

改元易號可得延年益壽上久寢疾遂從其議改號月餘寢疾自若賀

良等復欲妄變政事進退大臣上以其言無驗詔罷改元易號事下賀

良等吏皆伏誅

字華及祥先
徒救慎耶

秋八月丞相博有罪自殺御史大夫趙元減死論 傅太后怨傅喜不已

使傅晏風丞相博令奏免喜侯博與趙元議之元許可博惡獨斥奏喜

以何武前就國與喜相似卽并奏喜武皆請免爲庶人上知傅太后素

嘗怨喜疑博元承指卽召元問狀元辭服詔減元死罪三等削晏戶四

分之一假譎者節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國除

冬十二月通鑑作冬十月考漢書表
係十二月甲寅今從漢書表以平當爲丞相

封國內侯字舒曰冬月非封
侯時故且先賜許國內侯也

〔廿〕三年春三月丞相當卒 上欲召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

彊起受印爲子孫耶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受印還死死有餘罪不

起所以爲子孫也至是卒

有星孛于河鼓

三星在牽牛
北主軍鼓

夏四月以王嘉字公仲
平陵人爲丞相封新
南侯 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于得人

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數更政事，舉劾苛細，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惟陛下留神擇賢，記善忘過，勿責以備，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也。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風俗通謂豐有蕭咸、字仲望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上納用之。

無鹽

東平國治

危山

在今東平州東北

土起

瓠山

漢書作報山，師古曰：報本作瓠，以其形似瓠耳。山在今東平州北。

石立。東平王

雲

宜帝孫，東平王字子

坐祠祭祝詛自殺，以孫寵

長安

爲南陽太守。息夫躬息公子，適

爲息夫氏，子

爲光祿大夫。

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

立

晉灼曰：山骨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

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祀之。息夫躬、孫寵相與

謀曰：「此取封侯之計也。」乃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時上被疾多所惡，逮

謁驗治。

言使巫祠祭，置祝上，爲黃赤爲天子，以爲石立，宜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詔廢推房殿。

雲自殺。謁棄市，擢寵爲南陽太

守，弘躬皆光祿大夫。

廷尉與相，疑雲獄有飾辭，更下公卿議治。與雲今論，謂射宗也。伯風以爲可許，上以相等顯罪，無對賊疾，暴之意，吾免爲庶人。

〔午戊〕

四年春正月，關東民訛言行籌。

關東民無故驚走，持豪

禾稈也。

或振

也。

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西王母。」

振謂曰：狀如人的尾，虎首，戴勝而處。

籌，或被髮徒跣，或夜折

關踰牆或車騎犇馳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不可禁止民又聚會設

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

蘇師古曰西王母元后壽考之象行舞百戲國家之壽能行于天下

二月封傅商傅太后從弟幼君之子爲汝昌侯上欲封商尙書僕射鄭崇

平陵人字子游博喜爲之數譏爭每

壞亂制度逆天人心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因持詔書案起傅太后大怒

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顛制耶上遂下詔封商又封傅太后同母

弟子鄭業傅太后父蚤卒母更嫁魏耶鄭翁生男憚憚生業爲陽信侯追尊業父憚爲陽信節侯

下尙書僕射鄭崇獄殺之免司隸孫寶爲庶人侍中董賢潁川人父恭爲御史任賢爲太子舍

弟爲昭儀父恭爲少府賜爵關內侯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

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皆選上第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至

東園祕器顧師古曰東園聖名也屬少府掌爲權器珠襦玉柩顧師古曰以珠爲飾如籠狀連縫之以黃金無不

備具下至僮僕皆受上賜又爲賢起冢義陵建平二年以永陵亭部爲初陵即義陵也在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西北

旁周垣數里鄭崇切諫上由是數以職事見責尙書令趙昌因奏崇與

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

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

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

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司隸孫寶上書曰。崇獄覆治。撈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芥。浸潤相陷。臣請治昌以解衆心。詔曰。司隸寶附下罔上。國之賊也。免爲庶人。崇死獄中。

品後爲河內太守。王莽秉政。以其罪擯。崇免。合適。

夏六月。尊帝太后傅氏爲皇太后。

秋八月。封董賢爲高安侯。孫寵爲方陽侯。息夫躬爲宜陵侯。初。上欲侯

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傅嘉勸上因東平王事以封賢。上于是定息夫躬告東平王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賢以聞。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持詔示丞相御史。于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言。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必有言賢當封者。天下雖不悅。咎有所分。臣知順指不逆。可得容身。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不得已。止數月。遂下詔切責公卿曰。東平王雲圖弑天子。公卿股肱。莫能銷厭。未萌賴宗廟之靈。侍中賢等發覺伏辜。其封賢寵躬皆爲列侯。躬數進見。歷詆公卿大臣。衆畏其口。見之側目。

明年夏。賢廷免。

左遷執金吾母將隆。母將。獲性。隆名。字。雲。房。關。隴。人。爲沛郡都尉。上發武庫兵送董賢。及上

乳母王阿舍母將隆奏言古者方伯專征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距寇賜武庫兵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便辟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缺也國威器共其家備以廣驕僭非

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悅頃之傅太后賤買執金吾官婢隆奏請更平直詔隆與永信官爭貴賤之賈傷化失俗左遷爲沛郡都

尉

成帝時隆爲諫大夫嘗與曹宜徵定陶王居國邸故上嘗之王莽少與隆交隆不
甚附後莽秉政使孔光奏隆前爲冀州牧活中山馮太后獄冀隆無辜免官徙合浦

諫大夫鮑宣

字子都渤海高城人

上書

時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上書曰竊見

孝成皇帝時外戚持權濁亂天下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復劇于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之士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飢渴者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民有七亡水旱爲災一也重責賦稅二也貪吏取受三也豪強蠶食四也苛吏徭役五也部落鼓鳴六也盜賊劫略七也七亡尙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也治獄深刻二也冤陷無辜三也盜賊橫發四也怨讐相殘五也歲惡饑餓六也時氣疾疫七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父子夫婦不能相保奈何獨私養

外親幸臣賞賜大

報也

萬使從奴賓客漿酒葷肉

言說酒如漿
視肉如糞

非天意也

孫寵息夫躬奸人之雄惑世尤劇宜以時罷退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

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傅喜使領外親何武師丹孔光彭宣

惟幼儒夏人因
張禹至左時

軍延平
元年侯

龔勝可大委任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

已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其名儒優容之

〔已未〕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以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丁明爲大司馬

驃騎將軍是日日食尋罷晏就第初晏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躬

因言災異屢見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斬一郡守以立威應

變上問丞相王嘉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

民細微猶不可詐況于上天神明而可欺乎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

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悅而天意得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

應天之道也不聽因拜傅晏丁明皆爲大司馬會有日食之變詔舉

直言嘉復奏封事

時曰元帝溫恭少欲實賜節約故少府水衡見錢多疑遂四年知有災變於無
傾危之憂威帝時諫臣多言燕樂女寵耽酒之害其言甚切終不怨怒臣史

言散惡逼張放斥就國漢子長榜死于獄不以私愛害公議陛下初即位易韓延壽去諸侯其象雖劇比當作
以用度不足憂閔元元今始作治而張放亦治大第使者護作基于治宗廟詔書罷死而以賜賢二千餘頃

均田之制從此廢壞者謂放縱亂亂陰陽災異衆多臣竊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情惟陛下
己之所編懼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罪惡咸歸歸貴遠嫌幸臨罪辜所謂受之適足以害之也宜重賢寵安

全其命。上不說杜鄴字子夏以方正對策亦言之。時曰春秋災異以推象爲言曰日食明陽

歷大司馬當拜之日。雖然日食。欲令昭昭。以覺聖朝。願陛下加致精誠。以取下心。上乃徵孔光詣公車。問以日食事。拜爲光

祿大夫。董賢亦以日食沮晏躬之策。上乃收晏印綬。罷歸第。

皇太后傅氏崩。合葬渭陵。號孝元傅皇后。

孫寵息夫躬以罪就國。寵國龍亢。在江南定遠縣。杜術在河南南陽縣。丞相御史奏躬寵罪過。上乃

下詔罷躬寵官。遣就國。躬之國。未有館舍。寄居邸亭。數人以爲富。數守之。躬恐。每夜被髮立亭中。向北斗視。望人皆躬。風。上遂驚。臨闕。僅地絕咽。死。躬母。聖。案。市。

家。國。徒。合。浦。祖。亦。坐。前。爲。裁。議。從。合。浦。事。俱。在。元。康。三。年。

以鮑宣爲司隸。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以來。父

虧明。母震動。子訛相驚。今日食于三始。誠可畏懼。陛下深內自責。避正

殿。舉直言。求過失。退外親。徵拜孔光。發覺寵躬過惡。衆庶歛然。莫不說

喜。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寒者也。董賢

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

賢家。豈天意與民意耶。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

天地。解讐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

性命。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以應天心。建立大政。興太平之瑞。上乃

徵何武彭宣而拜宣爲司隸

三月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上託言傅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

戶。王嘉封還詔書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

慎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賢，佞幸之

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四方同怨。陛下

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

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哉！初，廷尉梁相以請覆治東平王獄，免爲庶人。

事見前已而更赦嘉薦之上，不能平。及封還董賢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

書責問，以相事下將軍中朝也。內朝也。者，孔光等劾嘉罔上不道，請召詣廷

尉。永信、少府、猛等以爲聖王之于大臣，進以禮，退以義，關械受笞，非所

以重國家，褒宗廟也。上從光議，召嘉詣廷尉。使既到，府掾史滿泣，共和藥進，引杯

當伏刑，郡市以示高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載至都船。執金吾周吏稍侵辱

嘉。嘉仰天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

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不能退，罪當死。死

無所恨，遂不食，嘔血而死。元始四年，道愷嘉爲忠

孔光首劾
王嘉賢轉
以光爲賢
此固嘉能
哀情恩怨
然光之歎

元始四年，道愷嘉爲忠
侯，封嘉子崇爲新甫侯。

世盜名使
人至死不
悟安得不
謂之大奸
邪相官屬
丞相官屬
不司職也
鈞止問也
乃不問也
光反捕從
事倒置已
固不在孔
効以肯自
罪但免宜
素稱賢者
又為御史
大夫而有
意脂韋以
閉距詔使
曲為周內
鄙矣馴致
舉如太學
儼如聚衆
尙時之政
可問哉

秋七月以孔光爲丞相八月以何武爲前將軍彭宣爲御史大夫上覽

王嘉之對思其言故有是命光復故爵

下司隸鮑宣獄髡鉗之丞相光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

使吏鉤止摧辱丞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欲捕從事宣閉戶不納遂以

距閉使者大不敬不道下獄博士弟子王咸濟南人等舉幡太學下曰欲

救鮑司隸者會此會者千人遮丞相自言又守闕上書上竟抵宣罪

冬十二月以董賢爲大司馬衛將軍大司馬丁明素重王嘉以其死憐

之上方欲極董賢位恨明遂策免就第以光祿大夫奉朝請以賢爲大司馬衛

將軍書曰定國子公以爲漢輔在悉關心匡正庶事光執其中時年二十二上故令賢私

過孔光光聞賢來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閣

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兄

子爲諫大夫常侍後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上從容視賢笑曰

吾欲法堯禪舜何如時王閔平阿侯爲中常侍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

陛下承宗廟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因妻父蕭或望之子也賢父恭慕之欲

曰董公大司馬身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求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耶聞

聞成書亦憤乃還報深達成自警誦之心乎嘆曰我家何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此意不悅

〔中庚〕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皆來朝。先是匈奴單于上書

請朝。

在咸平四年。初咸帝河平中。匈奴復據桑若。單于入朝。綏和元年。烏珠留若。單于立漢道夏候。潘使匈奴。大司馬王根以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得之于邊。其饒乃白帝。以指曉潘。令求之。潘

至語次。說單于上書獻此地。單于曰。此詔書耶。抑使者所求也。潘曰。詔指也。然亦為單于盡善計耳。單于曰。匈奴四邊仰此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潘謂單于以狀聞。徙潘濟南太守。賦而匈奴擊敗烏孫。其質子漢

使責讓單于。單于既受。謂潘請朝。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詔問公卿。公卿亦以

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揚雄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于

未亂。兵家之勝。貴于未戰。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

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

使隙明甚。故前世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甯。是以忍百

萬之師。運府庫之財。而不悔。今單于歸義願朝。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

所想望者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

陛下留意于未亂。未戰。以息邊萌。一作也。之禍。書奏。上召還匈奴使者而

許之。至是來朝。賞賜如河平時。單于曼見。羣臣在前。單于怪。咸賢年少。以問。上令報。烏

孫自分立兩昆彌。事具宣帝甘露元年。漢用憂勞。且無甯歲。成帝元延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為降

弟末振將為小昆彌時。大昆彌雖貴。摩男備末振將。恐為所并。使人刺殺之。漢欲討之。而未能。遣會宗立公

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久之。漢候難。殺末振將。安日子。歸摩代為小昆彌。于是漢復遣會宗。誅死末振將

漢哀短祚
國勢衰微
試思當時
為何時適

子番昭。末振將弟。弟末振將。將衆八萬餘口。北附漢。居謀欲備兵。兼井兩昆彌。兩昆彌長之。觀依。鄴護。

及是大昆彌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

會昆彌入
難偶爾入
朝自以爲
榮不亦鄙
哉

漢以爲榮時西域凡五十國本三十六國分爲五十餘國漢居大月氏安息屬實之國不在此數佩漢印綬者凡三百七十六人

夏四月壬辰晦日食

五月正三公分職董賢爲大司馬孔光爲大司徒彭宣爲大司空封長平侯

六月帝崩 太皇太后聞帝崩卽日之未央宮收取璽綬

董賢以罪罷卽日自殺 太后召賢問以喪事調度賢憂懼不能對太后

曰新都侯莽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莽以建平二年

遣使國等 遣事見前乃遣使者馳召莽詔尙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

門兵皆屬焉莽以太后指使尙書劾賢不親醫藥禁止不得入宮殿卽

闕下册收賢印綬罷歸第賢卽日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詐死

發其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收沒入家財四十三萬萬父恭與家屬徙

合浦

太皇太后以王莽爲大司馬領尙書事 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

者孔光以下皆舉莽獨何武前將軍公孫祿左將軍以爲惠昭之世外戚持

權幾危社稷今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持權親疏

相錯爲國計便。于是武舉祿祿亦舉武。太皇太后自用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

秋七月，迎中山王箕子爲嗣。太皇太后與莽議，遣車騎將軍王舜使持

節迎之。

貶皇太后爲孝成皇后，莽白太皇太后以皇太后前與女弟昭儀專寵

錮寢，殘滅繼嗣，貶爲孝成皇后，徙居北宮。五行志：成帝時，重詔曰：燕燕尾海，海公

孫死燕啄矢，燕美好觀，張公子富平侯也。木門倉頡視，謂宮門錮，愛言將擊也。後立爲皇后，弟昭儀賊害太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也。

徙孝哀皇后于桂宮。長安則北宮桂宮，俱在未央宮北。後月餘，與孝成皇后俱廢爲庶人，就

其園，皆自殺。

追貶傅太后爲定陶共王母，丁太后爲丁姬。傅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

郡。傅晏將妻子徙合浦，獨下詔褒揚傅喜，徵還位，特進奉朝請。喜業外見，實實立

尋復遣就國，以壽終。

以甄邯陳留風俗傳，舜陶甄河逆後以爲氏。爲侍中，策免何武、公孫祿，遣紅陽侯立就國。莽以

孔光名儒，歷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于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

邯爲侍中，諸素所不悅者，皆傅致其罪，爲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畏不敢

不上莽白太后輒可其奏乃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免官就國董

宏子武以父邪佞奪爵紅陽侯立莽諸父內敬憚之令光奏立罪惡前以

主統政力用公正先天下尙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羣臣傾邪亂

從此起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時莽與父平阿侯仁共圖立莽復令大臣以罪過與遣仁就國于是以王舜王邑

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當之領機事劉秀歛收典文章孫建爲

爪牙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

涕泣固讓上惑太后下示信于衆庶焉

八月策免大司空宣遣就國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印綬乞骸骨歸鄉

里莽恨宣求退白太后策免宣宣居國四年卒

以王崇爲大司空封侯平侯

九月中山王箕子卽位是爲孝平帝明年更名衍時年九歲明年立東平思王孫統鄂頤侯子成都爲中山王亦字王後

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

以孔光爲帝太傅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本姓馬失宮仕學稱馬氏云爲大司徒莽權日盛孔光憂懼

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徙光爲帝太傅給事中領宿衛供養

尤之憂懼
蓋心知非
不得與王事

舜王邑同
預腹心之
列耳豈真
以漢社將
移痛厥疾
首哉厥後
以周公頌
葬功德肺
野見突

行內中署門戶省服也服御食物

冬十月葬義陵

荀氏悅曰帝親奉成之世歸去公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務授主威以制武
實然嚴賢用事大臣諫區有履體極之凶享國不永亂臣乘間豈不哀哉

孝平皇帝

〔辛〕元始元年春正月益州塞外蠻夷獻白雉王莽自爲太傅號安漢公
褒賞宗室羣臣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莽白

太后以薦宗廟于是羣臣盛陳莽功德宜賜號曰安漢公益爵邑莽上
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因讓數四稱
疾不起太后乃詔光爲太師舜爲太保豐爲少傅邯封承陽侯莽尙未
起羣臣復上言宜以時加賞元功無使百寮元元失望太后乃以莽爲
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爲安漢公第益封二
萬八千戶莽爲皇恐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
立東平王開明故王封宣帝耳孫三十六人爲列侯又令諸侯王公列
侯關內侯無子而有孫若同產子者皆得以爲嗣宗室屬未盡而以罪
絕者復其屬吏以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下及庶民

專威福自
勢已成
屠剛直言
無隱可謂
不長強禦
第其請召
獨衛二族
視本宿衛
謂可抑忠
禍之端則

鰥寡恩澤無所不施。又風公卿奏言：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詔曰：自今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才吏，初除奏事者，引入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于是莽人人延問，密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二月置羲和官。

初置白爲一官，及莽篡位，改大司農爲羲和，後又更爲納言。

夏五月丁巳朔，日食。

六月，拜帝母衛姬。

中山康侯人。

爲中山孝王后。

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

后前哀帝立，自貴外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宜戒前事，爲

後代法。乃遣甄豐、拜衛姬爲中山孝王后，帝舅寶元、爵關內侯，皆留中

山，不得至京師。申屠剛，字巨卿，茂陵人，時爲扶風功曹。以直言對策曰：聖主始免襁褓，至親

分離，誠宜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使得執戟

親奉宿衛，以抑患禍之端。莽令太后詔剛，辟經妄說，違背大義，罷歸田

里。

封公孫相如。

周公後，遂作魯公，世孫公子買，今從漢書。

爲褒魯侯。孔均，

魯公孫。

爲褒成侯。

以奉周

公孔子之祠追諡孔子爲褒成宣尼公

〔壬戌〕二年春黃支國

應劭曰黃支在日南之南去長安三萬里

獻犀牛

師古曰犀狀如水牛頭似豬四足黑赤黑色一角當額前鼻上又有小角

黃

支在南海中莽欲耀威德厚遺其王令遣使貢獻

越嶲郡上黃龍游江中孔光馬宮等稱莽功德比周公大司農孫寶曰

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悅見書序今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

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

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劾奏寶坐免終于家

三月大司空崇免夏四月以甄豐爲大司空

紹封宗室及功臣後爲王侯者百餘人

郡國大旱蝗莽白太后宜衣繪損膳以示天下莽亦素食上書出錢百

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于是公卿皆效慕焉凡獻田七者二百三十八

六月隕石于鉅鹿二

大夫龔勝邴漢瑁郡人罷歸勝漢以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依昭帝

時韓福故事事見前加優禮而遣之楚又有韓舍與勝相友並著名節世謂之楚兩韓舍以勝爲官不肯過六百石其名過于漢

年六十八卒漢兄子曼容亦發志自

秋九月戊申晦日食

匈奴單于遣女入侍太皇太后。莽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于前，乃風

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

集覽須卜，樓姓。居次云其名。

入侍太后，賞賜之甚厚。

四條于匈奴，凡中國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既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因收故宣帝所爲約，東封而還。

〔癸〕三年春，聘安漢公莽女爲皇后。莽欲以女配帝，以固其權，奏請考

論五經，定取后禮。

正十二女之儀，十二女見公羊傳，注何休曰：諸侯一取九女，惟天子取十二女。

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

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多在選中，莽恐其

與己女爭，卽上言子材下不宜采。太后詔王氏朕外家，其勿采。庶民諸

生郎吏守闕上書，公卿大夫伏省戶下，咸言願得公女爲天下母。太后

從之。

四年，遣大司徒馬宮等迎皇后入未央宮。

安漢公莽殺其子宇，滅中山孝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汜鄉侯何武，故司

隸鮑宣等數百人。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私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

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章以莽好鬼神，可爲

變怪驚懼之，因推類說，令歸政衛氏。

推原比類而說，謂之令其歸政。

宇卽使寬夜持血灑莽

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盡滅衛氏支屬，惟衛后在。吳章腰

斬

初平爲當世名儒教授于餘人，莽以爲惡人，欲皆當禁，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鄉。平陵云：當時爲大司徒，徒自勸矣。卒弟子收棺，卒尸歸棺，斃葬之。

莽因是獄連引

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非議莽，紅陽侯立莽尊屬

平阿侯仁，素剛直，皆以太皇太后詔，迫令自殺。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

不附莽者，何武、鮑宣等皆坐死。凡數百人。北海逢萌，字子慶，北海郡高平人。謂友人曰：

二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于遼

東。

〔子甲〕四年春正月，郊祀高帝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夏，安漢公莽自加號宰衡。初，陳崇、張竦奏稱莽功德，以爲宜恢國如周

公，至是太保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復請益封公以新息。漢縣，故城在今

河南光州息縣。召陵。注見前。二縣及黃郵聚。在今河南南野縣。新野。即今縣。田采伊尹、周公稱號。

加公爲宰衡，位上公。莽升位，在諸侯王上，莽雖專權，所以莊嚴其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賂遺以千萬數，以故左右日擊之。

起明堂辟雍。注俱見前。靈臺。禮記曰：天子曰靈臺，諸侯曰靈臺，以望氣雲物。立樂經，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

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

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天文圖讖。後漢曰：圖讖書，成其之徒，乃

之始。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孟康曰：史篇，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

召天下言
符命者史
乃謂公車
多異能之
士無詭甚
矣

天下異能之士前後至者千數

徵能治河者。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關並關氏夏大夫言河

決率常于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上。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下開空

同。此地宜勿以爲官亭民室。韓牧以爲可略于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

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王橫言。河入渤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

者海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

西山下東北去。周譜如溫曰世統譜原也云。定王五年河徙事見。則今所行。非禹之

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之。事見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更開空。使緣

西山足。萬貫能指橫所云西山是。即密河口也。密河口在今滄縣。之西有上關三山。曰開山。曰白祀。曰任人。所謂西山者也。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

無水災。時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冬置西海郡。故郡在今青海東。水經河水又。東自河曲。逕西海郡。南即此。莽自以北化匈奴。東致海外。王莽傳東夷王度大

海參南懷黃支。惟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

羌豪良願等。獻鮮水海。即青海。注見前。允谷。在西甯邊。外黃河北。鹽池。在青海西南。地。莽奏以爲西海

郡。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以千萬數。民始怨矣。

更定官名。及十二州界。分京師置前輝光後承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元

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吏不能紀

〔五〕五年春正月復南北郊

三十年間天地之祠凡五徙

自武帝建始元年作南北郊永始三年

年無成帝崩太后詔復之哀帝建平三年再罷至是又復

夏四月孔光卒

烈簡

以馬宮爲太師

光自莽稱宰衡愈恐固稱疾辭位

太后詔令十日一朝賜靈壽杖

顏師古曰木假竹有枝節自然合杖制不須削滑

省中坐置几及是卒

贈賜葬送甚盛以宮代之

五月安漢公莽自加九錫

何休曰一禽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鉞

吏民以莽不受新

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餘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

皆叩頭言宜亟加賞于安漢公乃策命莽以九錫

封王惲等八人爲列侯

先是莽遣惲等八人行天下觀風俗及惲等還

詐造歌謠頌功德莽以詔皆封列侯時廣平相班穉不上嘉瑞琅邪太

守公孫闓言災害甄豐劾闓造不祥穉絕喜應皆不道穉班健仔弟也

太后曰班穉後宮賢家我所哀也于是闓獨下獄誅莽又奏爲市無二

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違者象刑

白虎通曰象刑以衣服象五刑也犯者著幪巾犯刑者著其衣犯刑者著其刑犯宮者屏犯大辟者衣無領縗投之于市與衆棄之無草履也

發定陶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 葬奏共王母丁姬懷帝太后皇太

太后璽綬以葬請發冢取其璽綬太后不許葬固爭太后詔因故棺改

葬之葬又奏共王母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之奏

可公卿在位皆阿葬指入錢帛遺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之

秋八月馬宮罷 宮嘗與議傅太后諡及葬追誅前議者宮為所厚獨不

及宮慙懼上書自言詔以侯就第葬篡位以宮為太子師死

冬十二月王莽弑帝 帝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葬因臘日漢以大寒後戌日為臘上

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葬作策請命于泰時願以身代藏策金滕敕諸

公勿敢言帝崩葬令斂加元服吏皆服喪三年

葬康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綱目于平帝不書葬從昭文以為春秋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綱目即此意考是時元后力臨朝非臣子比且葬居攝數月劉崇覆義即起兵討之但不克耳不可謂無臣子今依漢書及通鑑仍書葬

子今依漢書及通鑑仍書葬

史臣曰孝平之世政自葬出觀其文辭力外百變無思不服休微嘉應頌聲並作至于變異見于上民怨于下葬亦不能文也

以平晏為大司徒

太皇太后詔徵宣帝元孫葬居攝踐阼 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

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杜陽王嗣中山王威都王列侯四十八人

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爲後乃悉徵宣帝元孫選立之先是泉陵侯劉慶上言皇帝富于春秋宜令安漢公攝行天子如成王周公故事羣臣皆以爲宜至是前輝光謝囂奏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太后曰此誣罔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莽但欲稱攝以填服天下耳太后不能制乃下詔令安漢公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禮儀皆如天子

祭記贊曰假皇帝其臣謂之攝皇帝其朝見大皇帝太后皇帝后皆復臣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九終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

漢

孺子嬰

〔丙〕居攝元年春正月王莽祀南郊劉友益書法自是以後皆斥莽而削其姓

三月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 嬰廣戚漢縣故城在今江甯徐州府沛縣 侯顯之

子也趙李王黨之子勳封廣戚侯顯勳之子也 年二歲託以下相最吉立之

尊皇后曰皇太后

夏四月安衆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鎮平縣 侯劉崇長沙定王六世孫 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安衆侯

劉崇與相張紹謀曰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

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漢縣今南陽府南陽縣是 不得入

而敗紹從弟熹與崇族父嘉詣關白歸莽赦弗罪熹因嘉作奏請諸崇宮室用永監戒于是莽大悅封熹為列侯長安為之語曰欲求封通張伯松力職關不如巧為奏伯松嫌字

五月莽朝見稱假皇帝 羣臣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

鎮海內太皇太后乃詔莽朝見稱假皇帝

〔丁〕二年秋九月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立劉信東平王雲子 為天子三輔豪

傑應之莽遣兵拒擊義戰不克死之信亡走 翟義丞相方進之子也與

劉崇首倡大義程養繼之而起兩就忠烈不然而可以炳然莽之魄鼓豪傑目之氣故綱

姊子陳豐上秦謀曰新都侯攝天子位故擇宗室幼穉者以爲孺子且

以觀望必代漢家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彊藩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

國難吾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

子孫輔而立之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都尉劉宇嚴

鄉胡三省注嚴鄉侯國當在東郡侯劉信信弟璜結謀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

署將帥立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酖殺孝

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

陽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

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莽乃拜孫建等七人爲將軍建爲奮武將軍王邑爲虎牙將軍

軍王駿爲靈都將軍王况爲豐城將軍劉宏爲奮衛將軍王邑爲中堅將軍豐况爲奮威將軍將關東甲卒發莽命以擊義三輔豪傑

趙朋霍鴻等聞義起自稱將軍燒官寺殺郡尉火見未央前殿莽復拜

王級等爲將軍級爲虎賁將軍西擊朋等日抱孺子禱郊廟會黨臣而稱曰昔周公攝政而管蔡

挾錄交以詐今語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聖賢乃依周書作大誥諭天下以當反

位孺子之意諸將至陳留漢縣注見前與翟義戰義敗死竟不得信初汝南書有鴻

鴻成帝時關東散水賊盜爲害方進爲相與罷之及翟氏滅郡中常怙暴進無方進重誹曰壞賊誣孺子成飯我豆食變芋魁反乎覆賊當復誅云者兩黃鶴捕獲賊亦曰捕池賊在今河南汝南府汝南縣東

明年春三輔兵皆破滅莽于是自謂獲天人助遂謀即真之事矣

〔戊辰〕初始元年春地震

秋九月莽母功顯君死 莽自以居攝踐阼奉漢太宗之後爲功顯君總

纜弁而加麻環絰顏師古曰于弁上加環絰也如天子弔諸侯服令其孫宗爲

主服喪三年

冬十一月莽以太皇太后詔號令奏事毋言攝 劉京宗家貴扈雲車騎將軍臧

鴻太保奏符命符命之起自謝京言齊郡新井臨淄縣昌樂亭長辛當一暮夢天公使來

有新井入地且百尺雲言巴郡漢郡治江州今四川重慶府巴縣是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

于是奏請號令天下天下奏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用應

天命

門門郎張充等謀誅莽不克死之 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事覺

被殺

十二月莽自稱新皇帝更號太皇太后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 梓潼今

本漢置屬四川綿州人哀章師古曰哀姓章名學問長安素無行作銅匱爲兩檢署其一曰天

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邦漢高帝名傳予讀曰與皇帝金策書書王莽爲真天子

莽之篡弒
元后實讓
成之觀其
受新室文
母之號恬
不爲僂已
可概見至
是乃舉亦
掩人耳目
之謂婦班
彭仁猶不
免爲其所
愚

井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與王盛章亦自竄姓名凡十一人皆置官爵爲輔佐

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

射以聞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使漢禪位於莽也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

央宮前殿卽真天子位建有天下之號曰新以十二月朔爲始建國元

年正月之朔服色尚黃使節之旌綳器曰新使五威節時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莽請之太后

不肯授莽使安陽侯舜諭指太后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

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

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耶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

帝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我漢家老寡婦且

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因涕泣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

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莽必欲得璽甯能終不

與邪太后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

今族滅也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于是張永獻符命言太

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從之

班固贊曰三代以來王公奕世稱不以女寵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變國六十餘載第世權更持國綱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編攝一罵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也夫

〔巳〕新莽始建國元年。是年以後。至壬午。依綱目纂敕干統例分注紀年。

春正月。莽廢孺子為定安公。

定安。胡三省無神。馮晉詳以為漢郡。

故城在甯州。考地理志。漢有安定郡。無定安縣。甯州之名。定安乃後魏非漢也。

莽策命孺子為定安公。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

后以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嬰語。

常在四壁中。至長大。不能名六畜。

改諸官名。降漢諸侯王及王子侯爵。

莽按金匱。封拜其黨與。

王莽。平。莽。劉。秀。更。章。為。四。輔。也。

郎。王。尊。王。昌。為。三。公。甄。豐。王。興。孫。璠。王。盛。為。四。將。凡。十。一。公。王。與。故。城。門。令。史。王。盛。賣。餅。兒。莽。按。符。命。登。用。以。示。神。焉。

乃更諸侯官名。

大。司。農。曰。農。初。後。更。為。納。官。大。理。曰。

作。士。大。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子。校。又。更。光。祿。勳。等。為。六。監。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縣。令。長。曰。宰。其。餘。百。官。盡。易。其。名。不。可。勝。紀。降諸侯王皆為

公。二十人。王子侯皆為子。一百八十人。

立九廟。以漢高廟為文祖廟。

莽陋小漢家制度。欲更為疏闊。乃自謂黃

帝虞舜之後。

五。黃。王。肅。孫。濟。北。王。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

以黃帝為初祖。虞舜為始祖。

追。尊。陳。胡。公。為。陳。胡。王。田。

欽。仲。為。田。敬。王。濟。北。王。安。為。濟。北。惡。王。

立祖廟五。親廟四。

天。下。姚。姚。陳。田。王。五。姓。皆。為。宗。室。

以漢高廟為文祖廟。師。古。曰。欲。按。舜。

受。於。子。文。職。漢氏園廟。祠薦如故。

禁剛卯金刀。

莽以劉之為字。卯金刀也。詔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

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葉。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非。所。鑄。之。錢。也。

卿士僉曰。天人

同應。昭然著明。其月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

先。是。莽。造。錯。刀。一。直。五。千。梨。刀。一。直。五。百。大。錢。

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及是罷刀與刀及五銖錢更作小錢僅六分重一錢與大錢五十者爲二品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編說

夏四月徐鄉漢縣故城在今山東登州府黃縣侯劉快膠東王子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徐鄉侯劉

快結黨數千人起兵于其國快兄殷故漢膠東王時改行扶崇公快攻

卽墨膠東國縣閉城門自繫獄吏民距快快敗走至長廣漢縣故城在今山東登州府萊陽縣死

莽禁不得賣買田及奴婢 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

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鄉黨故無田今當

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之四裔以禦魘魅

冬 靄桐華大雨雹

〔庚〕始嘉國春二月莽廢漢諸侯王爲民 先是莽遣五威將帥每一將各置吏右前後中五節

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王侯官吏外及蠻夷皆授新室

印綬因收故漢印綬至是還奏漢諸侯王爲公者悉上璽綬爲民以獻

符命封侯者三人故廣陽王劉卬王閔中山王威邯

立五均司市錢府官令民各以行業爲貢權酒酤 劉秀言周有泉府之

官周禮有泉府收不售買貨不售則與欲得無而欲得則莽遂立五均樂語有五均司市周禮有司市

市周禮有司市錢府即泉府官司市以四時仲月定物之賈爲其市平皮命反平定物賈也民物不

非禮以害民
文奸而已

宋王安石變法朝臣
攻擊紛囂然未聞有
摺者何以耶

售者均官考驗用其平賈取之物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買賣民欲賒貸者錢府
與之每月百錢又令民各自占注見前其所為清取山林水澤及畜牧墾闢工匠縣官除
其本計其利十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占不以實者重沒入義和魯匡復
奏請權酒酤莽從之

冬十一月莽罷漢廟及諸劉為吏者 孫建奏漢氏宗廟不當在長安城

中及諸劉當與漢俱廢請皆罷之莽曰可嘉新公國師即劉等三十二

人皆知天命勿罷賜姓曰王惟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秀女情配莽子昭

更號定安太后曰黃皇室主 太后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時年未二

十莽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欲絕之于漢令孫建世子盛節將醫

往問疾太后大怒鞭笞其傍侍御因發病不肯起

十二月

更作寶貨 莽更作金黃金 銀朱提銀及他銀 龜元龜尺二寸以下 貝大貝四寸八分以上 錢布錢其古曰布亦錢其謂之布者

之品名曰寶貨凡五物金銀銅鐵 六名錢貨金貨銀貨 二十八品錢六品金

五品布十品 百姓慣亂其貨不行莽知之乃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

並行民皆便安漢五銖錢多以之市買莽乃下令諸挾五銖錢者投諸

之後時人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君子病焉

上元無錫曰漢書

趙傳贊謂趙仕非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趙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始收元平
莽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將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相抵牾矣又考王莽
自平帝元始間始假安漢公而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然則趙引
贊或在平帝末正年七十餘也世謂趙固早卒曹大家傳失其實蓋不然哉按之論如此而實都魏碑亦引
搜各書謂趙實文白騰文不虛矣人多譏之及卒其怨家取法言多爲竄益至則秦美新則劉高作也然
綱目特書非大夫揚雄死是舉精淵源道所未嘗加者而加之矣據魚魏二家之說秦美新則劉高作也然
考外成傳元后崩非趙雄作雖趙雄贊始投閣京師爲之語其所載甚詳特所云天鳳
五年卒年七十一者史文誠不免低昂今書雜投閣事仍據班史文而于其死則闕之

〔案〕三年 匈奴諸部分道入塞州郡兵起 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

先是莽遣五威將帥至匈奴易漢故屬更其印文曰新匈奴單于單于解故印解上將帥受著新印左
帥陳輔知單于必承故印即引神權壞之明日單于果自將帥曰漢論侯王以下乃百單今去置知新與臣
下無別顯得故印將帥以故印示之單于知已無奈何即遣使
入謝然重怨憤于是勸兵朔方塞下受車師降者與同入寇乃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

于遣孫建等分道並出募卒三十萬人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

出窮追匈奴分其國土人民以爲十五立呼韓邪子孫十五人皆爲單

于莽招誘呼韓邪諸子右犁汗王成威子登助三人至骨拜
故爲單于助爲單于成走出塞降登助王長安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

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兵入雲中塞注見前

大殺吏民歷告左右部諸邊王入塞殺太守都尉畧吏民畜產不可勝

數是時諸將在邊以大衆未集未敢出擊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周

秦漢征之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今天下比年饑饉西北邊尤

定王五年後至此乃東嶺山馬貫至
于大隗播爲九河以下之故道遂絕

〔中〕四年定東西都及諸侯員數 莽下書以洛陽爲東都常安莽改長安曰常安

爲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侯者皆更名附城數亦如之以俟有功諸公

一同地方百里有衆萬戶其餘以是爲差以謂際未定未授國邑且今受幸都內

令民得賣田 莽性躁擾不能無爲每有所興造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制

度又不定吏緣爲姦天下警警陷刑者衆莽知民愁怨乃令民食王田

者皆得賣之然他政詩亂刑罰深刻賦斂重數猶如故焉

西南夷殺牂牁註見大尹 貉發漢書高句麗一人入邊初五威將帥出西南

夷改句町音劉王今雲南臨安府古句町漢武于此置縣仍封其人爲王爲侯王邯怨怒莽諷牂牁大尹

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殺歆州郡攻之不能服莽又發高句驪夫餘國

塞犯邊爲寇于是東北西南皆亂莽志方盛以四夷不足憂專念稽古

之事後益州蠻夷亦殺其大尹莽發兵擊之會夷疫死者十六七自立爲聖王

〔西〕五年春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 莽既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絕之

于漢乃隳壞孝元廟更爲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墓漢

莽既篡位
漢統已絕
元后宜書
懷也然莽

之筭漢皆
元后有以
成之則元
后實漢之
罪人綱目
去漢字義
深哉

也。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置酒請太后。既至見廟廢徹塗地。驚泣曰：此

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音明何治音實千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何用廟

爲。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飲酒不樂而

罷。并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

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至是崩，年八十四。葬渭陵，與元帝

合而溝絕之。如清曰：勢下同焉。門內用溝絕之。

焉者。西域謂治兵諸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殺莽都護，但飲但飲名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

者先叛，殺欽。西域遂瓦解。後天鳳四年，莽遣五威將王臨等出西域，而曹詡、薛鳳等至伏兵，殺之，西域遂絕。

冬十一月，彗星出。

〔甲戌〕新莽天鳳元年春三月壬申晦，日食。

夏四月，隕霜，殺草木。

六月，黃霧四塞。

秋七月，大風，雨雹。風拔木，飛北闕直城門屋瓦。雹殺牛羊。

莽置萬國，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如太屬令、屬長。如郡

州牧。如三分六鄉。長安六尉。三輔六隊。河內、河東、弘農、河南、潁川、南陽又倣古爲六服。惟實

惟輪惟厚惟垣九州之外曰惟薄九 總爲萬國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

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云

北邊大饑莽與匈奴和親 匈奴烏珠留單于死烏纍若鞮單于立

即莽所拜單于

于用事大臣須卜當 王昭君女伊墨周次云之婿 勸單于與中國和親會緣邊大饑人相

食莽遣使賀單于新立徵還諸將罷屯兵單于貪莽賂遺外不失漢家

故事內實利寇掠又聞其子登前死 莽前殺單于登事在始建國四年 怨恨寇虜從左地入

不絕 已而莽故匈奴單于爲莽單于單于貪金幣曲聽之然寇盜如故

〔乙〕二年春二月日中星見民訛言黃龍死 民訛言黃龍墜死黃山宮 在西

安府興平縣 中走觀者萬數莽惡之 語古曰莽自謂黃龍故有此妖 捕繫問所從起不能得

五原代郡兵起 莽以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于地理制禮作樂講合

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

縣宰缺者數年守兼 師古曰不拜正官權令人守兼 一切貪殘日甚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

乘權勢傳 相 相舉奏又十一公士 漢公府各有掾屬莽置十一公改掾曰士 分布勸農桑班時

令按諸章冠蓋相望郡縣賦斂遞相賂賂白黑紛然莽自見前顛權以

得漢政故務自攬衆事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前後相乘慣耗不潔

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爲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者至三歲穀糴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爲盜賊數千人爲輩轉入旁郡莽遣兵與郡縣擊歲餘乃定

邯鄲以北大雨水深者數丈流殺數千人

〔丙〕三年春二月地震大雨雪雪深一丈竹柏爲枯

夏五月莽使賊吏祿先是莽以制作未定上自公卿下至小吏皆不得

俸祿至是使賊吏祿凡十五等祿一歲六十六斛以差增至四萬斛又曰古者歲穫則充其禮災

害則有所損上計事上戶口錢穀之數若今計帳也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大官膳羞備

品卽有災害以什率多少而損膳焉以十爲率視數寄所減多少而制分數公卿以下各分州

郡國邑保其災害亦以什率多少而損其祿中都官吏謂京師也食祿者

以大官膳羞備損爲節莽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各

因官職爲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焉

長平岸卽長平也注見前崩壅涇水莽發兵擊匈奴莽羣臣以岸崩上壽曰河圖

所謂以土填水匈奴滅亡之祥也莽乃遣將擊匈奴至邊上屯

實稅閉門自守又坐都任窮民困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賊
莽大恐免之或言民惡監臨及言時運雖然且減不久非悅職運宜

〔戊〕五年春莽考吏致富者收其財以給軍 吏以不得俸祿並為姦利郡

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乃考諸軍吏及緣邊吏增產致富者收其家財產

五分之四以助邊急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冀以禁姦而姦愈甚

琅邪樊崇東海刁漢書子都刁出齊豐等兵起 琅邪樊崇起兵于莒注見

衆百餘人羣盜以崇勇猛咸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音

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從崇轉掠青徐間又有東

海刁子都亦發兵鈔擊徐竟莽遣使者發兵擊之不能克是時關東饑旱連

深多至六七萬

〔己〕六年春莽下書六歲一改元 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

歷紀六歲一改元下書布天下自言當如黃帝升天欲以誑耀百姓銷

解盜賊人皆笑之明年改元瑞皇從三萬六千歲歷號也

大募兵擊匈奴 匈奴寇邊益甚烏累單于死弟左賢王與立為呼都尸遺單于若單于莽

莽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隸突鬪勇以為銳卒一切稅天下吏民

皆與實三十取一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百官表比二百石以上黃綬皆保養軍馬多

博以莽
奇術因進
長過其志
不悅而指
爲時善已
莽以善氏
乃以姓博
之嫌誅博
非博家料
所及史家
謂博意曲
說而何

莽篡據已
乃上載欲
其復還臣
位豈特說
不能行亦
失徘徊觀
望矣通兵
時邪國內
不起莽心
不自安父
因經識之
言

少以秩爲差。又博募有奇術，可以攻匈奴者。

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通馬接騎，博百萬餉，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年不

飢，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覆匈奴。

莽雖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爲理軍，賜以車馬，待

發，嚴尤諫曰：「匈奴可且後，先憂山東。」莽大怒，策免尤。

是歲，風夜連，車轆，博進兵，人巨毋霸，窮出蓬萊，海與

風，大十圍，臥則枕鼓，以覆管食，和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博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之，讓問，意欲以風，博

擊字巨毋，毋毋得蓋，蓋而偶也，莽惡之，留霸執輿而微，博索市，更霸姓曰巨毋氏，霸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

云：「風夜，制漢東，不夜，莽更名。」

故城在今山東登州府文登縣。

〔庚〕新莽地 秋七月，大風毀莽王路堂。

莽收未央宮前殿曰王路堂，服虔曰如音路，陸也。

九月，大雨六十餘日。

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誅莽，不克死。適求等謀舉燕趙兵誅莽，事覺，逮

治黨與，連及郡國豪傑死者數千人。

收邳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繫獄。惲明天文，歷數以漢必再受命，乃上書說莽曰：「臣

聞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

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爲福。劉氏永享天命，陛下順節盛衰，取之以天，還

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卽收繫詔獄，會赦得出。

時卜者王況謂李尋曰：漢家當復興，因爲尋作讖書。

合十餘萬言，事覺，莽皆殺之。

〔辛〕地皇二年 春正月，莽妻死，子臨謀殺莽，事覺，自殺。初，莽妻以莽數殺其子。

即此系代通盜異覽 卷二十一 新莽

特保之幸
免亦殺之
耳然以視
文飾符命
紀頌功德
者則所謂
者中則所
者夫

易曰樞機
之發榮辱
之主公孫
祿身因漢
臣乃就微
召問就微
與議非以
漢臣盡忠
於莽乎論
者但責其
失出處語
默之道猶
屑見耳

莽殺子宇事見前又先在侯國時以中子豐殺賊令自殺

涕泣失明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傍侍者原

碧莽幸之臨亦通焉恐事泄遂謀共殺莽會莽妻病死事覺收原碧考

問具服莽欲祕之殺案事使者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

臨妻情亦自殺

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蝗

莽毀漢高廟 莽惡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廟四面提擊斧壞戶牖桃

湯楮鞭鞭灑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

南郡秦豐兵起 豐聚衆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

遲兵南蠻人選任之後

亦聚數千人

在河阻中莽問羣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

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

宗兵曾伯宗之後自宗本出于宋桓公

以凶爲吉亂天文

太傅唐尊飾虛僞以媮名位

尊以誦虛氏食苦在書莽乃身短衣小兒乘牝馬柴車竊美以五器飲食非說之封尊爲平化侯

國師劉

秀顛倒五經毀師法張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魯匡設六筦以窮

工商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

不可攻當與和親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

扶祿出

莽以田況爲青徐二州牧既而罷之 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

馮正使丹
從其言去
逆效順未
嘗不可與
諸人共助
勳乃甘心
盡節賊莽
音赤眉之
餘而不悟
亦恐矣哉

餘人授與庫兵與刻石爲約。樊崇等聞之不敢入界。後況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令況領青徐二州牧事。時莽多出將帥。遣使者傳相監。趣郡縣苦之。反甚于賊。況因上言請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況。遣使者賜況璽書。因令代監其兵。遣況西詣長安。況去。齊地遂敗。

〔午〕地盤春二月關東人相食

夏四月莽遣其太師王匡將軍廉丹擊赤眉。樊崇匡敗走丹死。樊崇等

衆既寢盛乃相與爲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及聞太師王匡更始將

軍廉丹討之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

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語曰甯逢赤眉不逢太

師太師尙可更始殺我時赤眉別校董憲東漢人等衆數萬人在梁郡匡

丹引兵進戰兵敗匡走丹戰死先立莽以書讓丹丹召其謀馮衍示之衍曰海內傾漢漢基

鄧頌漢吏士與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保功烈者于時而不滅并不聽馮衍字敬通幸世曹孫

綠林兵分爲下江秋七月新市兵荊州平林漢郡名晉置縣唐省故城在今湖北淅安府隨州兵起應之

先是莽荊州牧討綠林王匡等迎擊大破牧軍遂攻拔竟陵漢縣今改京山屬湖北安陸府

安陸

漢郡今屬湖北安陸府

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五萬餘口會疾疫死者大半乃

各分散王常等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

稱將軍匡等進攻隨

即今隨州

平林人陳牧廖湛聚眾千餘人號平林兵以

應之

非道納言大將軍蓋尤統宗大將軍陳萬擊破下江兵咸丹等收散卒復戰大破之

流民數十萬入關莽置養贍官稟食之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粟餓

死者什七八

漢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舂陵

漢侯國後漢改舂陵縣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棗陽縣

興復帝室

光武事

初

長沙定王發

景帝子母宮姬所出發無實故王早溲貴嗣

生舂陵節侯買

顯師古曰漢紀言元朔五年以零陵治道之舂陵賜封長沙王子買為舂陵侯

買生鬱林

注見前

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

回生南頓

注亦見前

令欽欽娶湖陽

漢縣故城在今河南臨潁

樊重女生三男

縯

仲秀

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常憤憤懷

復社稷之慮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美須眉隆準日角嘗受尚書

長安略通大義性勤稼穡縯常非笑之比于高祖兄仲

仲事見前

秀嘗過穰

注見前

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

秀戲曰何繇知非僕邪坐者大笑宛人李守好讖記常謂其子通

字次元

曰劉氏當興李氏爲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文字學謂

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

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于宛通遣軼迎秀與約結定謀使歸

春陵舉兵相應于是續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

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

乃分遣親客于諸縣起兵續自發春陵子弟子弟懼皆亡匿曰伯升殺

我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凡得七八千

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時年二十八李通未發事覺守及家屬皆坐死續招說新市

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野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屠唐子鄉在唐縣以唐子山名又

殺湖陽尉進拔棘陽漢縣故城在今南陽府新野縣李軼鄧晨字偉編新野人皆將賓客來會既而漢

兵與莽守將甄阜梁邱賜戰不利顯欲火宛至小長安與阜賜戰兵敗新市平林兵皆欲解去小長安城在今南陽府南陽縣會下

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聚名在唐縣續與秀造其壁見王常說以合縱之利常

悟爲餘將言之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曉之

曰王莽苛酷失百姓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民所怨者天所去民

所思者天所與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

公之才與之拜合必成大功諸將乃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于不義即

引軍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自是諸部齊心銳氣益壯續大饗軍士休

卒三日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鄉在新野縣盡獲阜賜輜重明年春正

月攻阜賜誅之又破莽將嚴尤陳茂于涑陽亦曰青陽漢縣故城在今南陽縣遂圍宛先是青

豫數萬人訖無文書號令諸部曲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畧地移書稱說莽聞之始懼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張張六星在天廟北為周分

〔癸未〕漢淮陽王支更始元年更始雖立綱目以不成君例仍用分注紀年今依之又綱目于更始元年之上書曰漢帝支通鑑則書淮陽王以光武所封也今依通鑑春二月新市

平林諸將共立更始將軍劉玄為皇帝大赦改元春陵戴侯曾孫玄字

公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

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等皆欲立續而新市平林將帥憚

續威明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諸將召續示其議續曰諸將軍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亦屑起青徐聞而獨立宗室亦屑復有所立亦未誠而

宗室相攻是顯天下而自損損非所以破莽也不如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時亦屑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強叩披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家

從之二月朔設壇場于涑水俗曰白河源出嵩縣雙龍山東逕南召南陽新野至湖北襄陽入于漢上玄即皇帝位南

立朝羣臣並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大赦改元以續為大司徒秀為太常偏將軍由是豪傑失

望三月秀徇下昆陽定陵鄧五月續拔宛更始入都之凡屬

故城在今南陽府葉縣安陸故城在許州區域縣即區域

夏六月劉秀大破莽兵于昆陽下誅王尋莽聞更始立大懼

漢兵官莽欲誅平帝莽乃會公

編以下所為平帝請命金擇之宜泣以承重臣

乃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大發州郡兵徵諸明兵

法三十六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為壘尉

中壘校尉

又驅諸猛獸虎豹

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兵會者四十二萬人號百餘萬旌

旗輜重千里不絕五月出潁川與嚴尤陳茂合諸將見兵盛皆反走入

昆陽惶怖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彊大并力禦之功

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

邪諸將怒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下諸將迫急秀復為圖畫成敗乃

皆曰諾時城中惟八九千人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十三

騎出城南門于外收兵

初秀常為春陵家既避租于縣尤尤見而奇之及是城中出降尤者言秀不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尤笑曰是笑須眉者耶何為乃若是尋

邑縱兵圍昆陽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道衝棚撞城

審陽縣東有積樓車以之覆城

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

不以軍事為憂秀至鄗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

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

乃悉發之秀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遣兵數

以什不及
一之兵率
先鼓勇將
無不一將
士無不一
以當百非

千合戰。秀森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奔之，遂殺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澠川出魯山縣大矣，東逕入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溺死以萬數，水爲不流。邑尤茂，雖乘死人波，水遂去，遂獲其軍實，輸運不可勝算，華之運月不盡，或燬機其餘。于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于天下。

劉秀徇潁川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

以五縣降。

秀徇潁川，屯兵巾車鄉。

在今河南汝州寶豐縣。

郡掾馮異監五縣，爲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

即今寶豐縣。

願歸據五

城，以報德。秀許之。異歸。

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虛鳴，觀其言，請舉止，非庸人也。

遂與苗萌率五縣

以降。

更始殺大司徒續，以劉秀爲破虜大將軍。

綱曰：于更始，綱特書名目，仍書年號，今以綱從目，皆書更始。

新市

平林諸將以續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續部將劉稷勇冠三軍。

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邪以爲將軍又不肯拜更始乃陳兵收糧將誅之續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殺續秀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續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秋七月莽將軍王涉國師劉秀自殺道士西門君惠謂涉曰讖文劉氏

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秀謀劫莽降漢謀泄皆自殺

莽以軍師外將大臣

內時左右亡所倚愛不能食但飲酒嘔

成紀注見前隗囂隗氏出于亦起兵應漢成紀隗崔隗義同起兵以應漢崔兄

子囂素有名好經書共推爲上將軍囂聘平陵

昭帝陵因以爲縣故城在成陽

方望以爲軍

師望說囂立廟祀高祖太宗世宗稱臣執事殺馬同盟移檄郡國數莽

罪惡囂嘗弄政殺孝平皇帝毒害其位囂託天命圖作符書聚惡來庶宜勒兵十萬擊殺莽

雍州牧安定大尹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

俱

皆下之

公孫述字子明扶風茂陵人起兵成都初述爲清水

今縣水漢置屬甘肅秦州

長有能名遷導江

改

不使詐而正使
能於正使
命所歸天
心元武不
愧雲臺竊
將乃以竊
據為志妄
不自覺大
之不免耳
蛙

蜀郡曰卒正治臨邛漢縣今四川邛州是南陽宗成等起兵徇漢中以應漢衆數萬人

述遣使迎之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謂郡中豪傑曰天下同苦新室

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此寇

賊非義兵也乃詐為漢使者拜述將軍兼益州牧擊成殺之而并其衆

劉望長沙頃王稱帝于汝南漢郡治平輿更始遣兵擊殺之誅嚴尤陳茂故

鍾武故城在汝南侯劉望起兵汝南遂自立為天子嚴尤陳茂自昆陽戰

敗後往歸之望以尤為大司馬茂為丞相更始遣將軍劉信擊殺望并誅尤茂

遣上公王匡攻洛陽大將軍申屠建攻武關九月建入長安孝平皇后自

焚崩衆共誅莽傳首詣宛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李松攻武關三

輔震動析漢縣故城在今南陽府內鄉縣人鄧曄于匡起兵應漢莽憂不知所出乃率軍圍宛

仰天大哭氣盡伏而叩頭諸生小民且少會哭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將精兵數萬以東時會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莽賜九虎

士人四衆無鬪意至華陰回谿亦曰回院在河南府永寧縣距隘自守匡曄擊之敗走曄南

出圍鄉今縣本漢置開武關迎漢兵以弘農掾王憲為校尉將數百人北

渡渭至瀕陽注見前所過迎降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率衆隨憲李松

等引軍至華陰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爭欲先入城莽故因使授兵使史議將之廣渭橋皆散走城兵

園非雲子父祖家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瘡火照城中九月朔兵入明日城中少年燒作室門工徒出入之門

火及掖庭黃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死莽避火宣室

也門前殿火輒隨之莽旋席隨斗柄初莽歸威斗以五石銅爲之若北斗欲而坐曰天生

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又明日羣臣扶莽之漸臺此未失宮漸臺在滄池中建章

臺之環浸于水者皆云漸臺衆兵上臺商人杜吳殺莽校尉公賓就公賓兵出魯大夫公斬莽

首軍人分莽身節解鬻分之就持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

十萬皆屬焉居二日李松等入長安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重慶不上多

之斬傳莽首詣宛縣于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史臣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居位輔政勤勞過室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遠者耶至臨位南

面顧覆之制厭于榮封而莽優然自以黃虞復出乃始恣睢害其職詐毒流諸夏亂延變節四海營然遠近

俱發城池不守肢體分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也昔秦

冬十月更始北都洛陽王匡拔洛陽王匡拔車更始將都之以劉秀行司隸

校尉使前修官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

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劉昭曰秦作幘而爲武將首飾漢加其幘而服婦

人衣諸于桂衣也繡纛其物反也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

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更始遂北

都洛

樊崇降漢既而逃歸。更始遣使降赤眉。樊崇等聞漢室復興，留其兵，自

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皆封為列侯，未有國邑，而留眾稍離

畔，乃復亡歸。

分其眾為二部，與漢安為一節，宜詳。陽音為一部，漢安被長社，擊殺。唯今宜縣等亦被陽，擊殺河南太守。長社漢縣，故城在今河南許州。

莽廬江

注見前。

連率李憲

蜀川許昌人。

自稱淮南王。

莽末，江賊王州公等起眾十

餘萬，攻掠郡縣。莽以憲為偏將軍，廬江連率，擊破之。莽既誅，憲遂據郡

自稱淮南王。

封劉永為梁王。

永，故梁王立之子。

立，在平帝時，坐與帝外家衛氏交通，為莽所殺。

孝王八世孫也。首詣

洛陽，更始紹封為梁王。

都雒。

後永見更始政亂，舉兵攻下濟陰、山陽等

郡。

凡得二十八城。

又拜賊帥西防。

故城在今山東費州府單縣。

佼彊

佼，姓。彊，名。

東海董憲

時起兵。

琅邪張步

字文公，不其人。漢兵起，步亦聚眾。數千，自為五威將軍，逼據本郡。

皆為將軍，與之連兵，遂專據東方。

以劉秀行大司馬事，遣徇河北。更始欲令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

更始從兄，字子

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為不可，賜深勸之。乃以秀行大

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秀所過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

除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

仲字

郭禹進說
極似韓信
不登墳對
而或敗言
勢了然其
識有大過
人者所云
延播英雄
務悅民心
難開創要
語然帝王
治世之知
誠不外交
人安民而
已武當降
尤武當降
過滯痛平
馮異委曲
寬其於忠
款篤於諸
將所云人
久飢渴易
爲充飽尤
合子與氏
論政之義
光武親信
之與郭禹
等有以哉

杖策追秀及于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甯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卽如是欲何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

垂功名于竹帛耳秀笑因留宿間私也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

之屬動以萬數更始常才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求如起志在財帛

非有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

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天下不

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于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于禹

皆當其才初秀自兄續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

馮異獨叩頭寬譬秀止之曰卿勿妄言至是異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

無依人久飢渴易爲充飽宜分遣官屬循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

謝耿純謂秀于鄴郡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
湖白結納馮異及續弟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

以劉賜爲丞相令人關修宗廟宮室

十二月王郎一曰王昌稱帝于邯鄲故趙繆王名元發帝七世孫子林言于大司馬

秀曰赤眉今在河東決河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爲魚秀不答去之真

定注見前林于是以卜者王郎爲成帝子子與初王莽時有自稱爲成帝子子與者莽殺之其據是詐稱真子與林素任俠子

趙國與郡
視著通侯之

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入邯鄲立郎爲天子

林爲丞相育爲大
司馬參爲大將軍

徇下幽冀移檄州郡

檄言聖公未知且持節
誠置軍不死請行在所

于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望風響

應

〔甲〕二年春正月大司馬秀北徇薊

今順天府
大興縣

以耿弇

字伯昭扶
風茂陵人

爲長史

秀以

王郎新盛乃北徇薊時耿況

字俠

爲上谷太守

初更始分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
復爵位至上谷況上印綬使者諭之

一宿無遺意功曹寇恂勸兵入冀使者首隨大侯召況至進取印綬帶况使者不
得已承制詔之寇氏蘇忿生爲周司寇其後以官爲兵恂字子夏上谷昌平人

遣其子弇詣長

安

弇時年
二十一

至宋子

漢縣故城在
今直隸趙州

會王郎起

弇聞大司馬在盧奴

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令功曹王霸

字元伯潁
川潁陽人

至市中募人擊王

郎市人皆大笑以手邪揄

音耶

之霸慚慄而退

秀將南歸弇曰今兵從

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

彭寵字伯通潁人與郡人吳漢共亡命漢
賜也始立韓馮北海州承制拜寵行漁陽

太守事以漢爲安樂令吳漢字子顏潁人漢
郡注見前安樂漢縣故城今順天府密雲縣

上谷太守卽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

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皆曰死尙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弇曰

是我北道主人也

二月更始遷都長安

三輔既平申屠建李松迎更始遷都長安

時長安惟
未央宮廢

樊其餘宮室供頓太倉武
庫官府市里不改于舊

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

羞忤俛首刮摩也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唐祿得幾何李松趙萌請悉王

諸功臣朱鮪不可更始乃先封諸宗室然後立諸功臣皆爲王以鮪爲

左大司馬鮪封膠東王辭不受與李軼等快封制陸王鎮撫關東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

司馬共秉內政夏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故委政于萌日夜飲酒後庭羣臣欲言事輒不能見時不

下美中郎將關羊胃驃都尉關羊頭關內侯諸將在外者皆奉行

薊城反應王郎大司馬秀走信都注見和戎一作和戎王莽發兵擊邯鄲故

廣陽王名嘉武帝五世孫廣陽國治薊子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于是秀趣駕出城

晨夜舍止也食道傍不敢入城邑至蕪蕪亭在今直隸深州德縣縣東北俗曰蕪蕪社時天寒烈

馮異上豆粥明且秀謂諸將曰非得至饒陽今縣本漢置官屬皆乏食秀自稱都郵使者入傳

容之師吏疑其僞乃椎鼓數十通紘言都郵將軍入久乃驚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

破裂至噓一作沱河源出山西代州繁峙縣泰戲山山折州平定縣直隸候吏還白河水

流澌水澌也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還卽詭曰冰堅可

渡遂前至河河冰適合乃渡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今縣本漢置遇大

風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熱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至

下博漢縣故城在今深州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爲長安城守

王霸視津
袍還詭稱
冰堅可渡
足以安衆
心而集大
事是應
變之才是
追騎將是
進無

何漢既至
如故亦惟
有流勇而
濟耳必無
畏難東手
坐待困阨
之理初非
適所逆料
霸所天意
亦能勝之
實勝者

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字伯純南陽宛

和戎太守邳彤風俗通吳仲為夏車正封于邳其後以為氏彤字偉君信都人不肯從光以孤城獨守恐不能

全聞秀至大喜開門迎謁吏民皆呼萬歲邳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

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以為不可彤曰吏民歡呼思漢久矣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衆非有根本之固

且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懸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千里

而從公其難歟亡逃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郡兵弱光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秀拜光

彤大將軍將兵以從光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

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城頭子路者東平人爰豐字子路起兵盧縣頭因饑驅衆至二十餘萬刁子都即前起兵東海者也秀先欲依此二人光

稍合至數萬人北擊中山漢國今直隸定州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部共

擊邯鄲郡縣復響應時真定王楊起吳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劉植說降楊因納楊甥郭氏為夫人以結之真定王楊漢書作楊武帝封常山憲王舜子平為真定王

南擊元氏今縣本漢書直隸正定府房子漢縣故城在今直隸趙州高邑縣皆下因入趙界時王

郎大將李育屯柏人注見前進戰大破之育還保城攻之不下于是引兵

拔廣阿漢縣故城在今趙州隆平縣

延岑字叔武南陽人據漢中漢中王嘉春殿考侯仁之孫字孝孫更始封為王擊降之岑起武當漢縣以武當山名山

運一市令
而能執法
如此其將
路已見一
疾光武旋
怒旋用是
真能納言
真能任人
者必如是
而後可爲
開創之君

在湖北襄陽府均州南今州北有襄陽城等所築

遂據漢中復略南陽漢中王嘉擊破之于冠軍舊去前所封邑

注見前岑乃降嘉都南鄭注見前有衆數十萬校尉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說曰今天

下未定而大王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

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用乃爲書薦復及長史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鄉人于秀秀以

復爲將軍俊爲掾時禁道爲秀軍市令秀會中兒犯法道格殺之秀起將衆謀主簿陳嗣諫曰公常欲軍家整齊今違奉法不測是數令所行也乃寬之以爲制恣肆軍備

將曰當備禁謀否會中兒犯法倫殺之必不私諸嗣也

夏四月大司馬秀以上谷漁陽兵進拔邯鄲斬王郎初薊中之亂耿弇

與大司馬秀相失乃北走昌平漢縣今爲州屬順天府就其父況請擊邯鄲況以邯

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寇恂曰東約漁陽同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遣

恂約彭寵寵吏吳漢蓋延字巨卿漁陽安陽人王梁字君壽漁陽安陽人方勸寵從秀會恂至寵

乃發步騎三千人使漢延梁將之攻薊斬郎將趙閔恂自漁陽還與長

史景丹字深淵涿州人及弇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以下

三萬級定縣二十有二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景丹問何兵曰大

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卽進城中初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秀自勒兵登

城問之耿弇拜于城下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

尤武平王
郎實以書
胡實高祖
意師高祖
封齋齒然
高祖因沙
中偶語以
張良之策
用權則變
光武則不
於贊勤出
視幾先以
大高祖雖
而精不倫
開矣

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爲吾來方與士大

夫共此功名耳乃以丹等爲徧將軍加況寵大將軍封列侯會更始遣尙

書令謝躬字子嬰南陽人率六將軍討郎不能下秀與合軍圍鉅鹿郎太守王饒

城守月餘連攻不克耿純曰久守王饒士衆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銳進

攻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秀從之四月進軍邯鄲連戰破

之郎遣杜威請降威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

得況詐子與乎威求萬戶侯秀曰顧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

遂拔邯鄲郎亡走王霸追斬之秀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

千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能分吏卒皆言願歸大將軍大懼將軍者馮異也異爲人謙退不伐每所

止會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
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更始立大司馬秀爲蕭王注見前王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令罷兵蕭將有功者詐行在

所遣苗曾爲幽州牧軍顧
乘充爲上谷潁陽太守蕭王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耿弇入請歸上谷益兵

王曰河北略平益兵何爲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方始聖公不能辦

也敗必不久王起坐曰卿失言吾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

披赤心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

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于山東貴戚縱橫于都內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他姓得之聞使者從東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于更始

戊時

牙將軍續期亦勳王母就續期初從王御前王出霸城時百姓逃遁不得行期嘗被竄目大呼左右曰爾衆皆披靡及是進說王笑曰爾欲遂前驅邪

續音姚期字次況潁川縣人繼與歸同惟天子

得

秋蕭王擊降銅馬諸賊南下河內是時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脰

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或以山川土地

爲名或以軍容彊盛爲號各領部曲衆合數十百萬人所在寇掠蕭王

將擊之乃拜吳漢耿弇俱爲大將軍持節發幽州突騎苗曾不從漢收

斬之弇亦斬章順蔡充悉發其衆秋王擊銅馬于鄴

漢書作鄴音若么反縣屬魏郡故城在今直隸保

定府東鹿縣吳漢將突騎來會王堅營自守絕賊糧道賊夜遁去王追擊大破

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王復與大戰悉破

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各歸營勒兵乃

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

死乎。由是皆服。悉以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于是關西號蕭王曰銅馬

帝。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彤鐵脰十餘萬衆在射犬。故城在今河南王擊

破之。南徇河內。太守韓歆降。歆同邑人。岑彭與兵初起。守地攻之。月餘。食盡。乃降。諸將欲殺之。大司徒續曰。彭堅心。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封之。以

勳後。乃封彭歸德侯。及續遇害。彭授淮陽都尉。道阻不得之。官乃依河內。歆既降。王召見彭。彭曰。幸蒙司徒見全。未有報德。今復遇害。願出身自效。王深拔納之。岑古岑子。國之後。彭字君然。南陽縣人。

謝躬數欲襲王。未發。率兵數萬屯鄴。王遣邀尤來。躬兵大敗。王使吳漢

岑彭襲鄴。躬還。漢等斬之。其衆悉降。明年蕭王擊尤來。大樁五節。連破之。米諸將不爲所敗。師保范滂。軍中不見王威。言已投諸將。不

知所爲。吳漢曰。細曹努力。九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乃定。賊雖戰勝。而衆無大威。夜美遁去。大軍復漢。斬首三千餘級。賊入滎陽。王遣吳漢等十二將軍追擊之。破賊時靈。復與五校戰。傷創甚。王大驚曰。我所以

不令復別將者。以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娶。妻也。復病尋愈。

冬。赤眉西攻長安。赤眉雖數戰勝。而疲敝愁泣。思欲東歸。樊崇等慮衆

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于是崇逢安自武關。徐宣謝祿楊音從陸渾。

武關。陸渾。注俱見前。兩道俱入。更始遣蘇茂等拒之。軍敗。赤眉遂進至湖。注亦見前。

秦豐據黎邱。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宜城縣。自稱楚季王。季。豐曰。豐本黎邱人。黎邱。楚地。故稱楚季王。豐自莽末起兵。攻

得十有餘縣。遂自稱爲王。時汝南田戎攻陷夷陵。注見前。自稱掃地大將

軍。與豐合。豐以女妻之。

蕭王遣鄧禹將兵入關。寇恂守河內。馮異拒洛陽。自引兵徇燕趙。蕭王

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乃拜鄧禹爲前將軍將兵西入關時朱

鮪李軼守洛陽鮑永

字君長宣之子更始徵拜尚書僕射安集河東屯太原

田邑

爲上黨太守

在并州王以河內

險要富實欲擇守者而難其人問于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

禦衆之才乃拜恂河內太守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河內

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拜馮異爲孟津將軍統兵

河上以拒洛陽王乃引兵而北恂調餼糧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

〔乙〕

三年更始三年光武即位以涉爲建武元年

春正月平陵人方望以前孺子嬰稱

帝于臨涇

漢縣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鎮原縣

更始遣兵擊斬之

方望度更始必敗更始徵隗

囂囂將行望止之不聽遂辭囂而去與安陵人弓林

弓魯大夫叔弓之後以名爲氏

等求得

前定安公嬰于長安將至臨涇立之聚衆數千人

望爲丞相林

更始遣李

松擊破皆斬之

夏四月公孫述稱帝于蜀

先是更始遣李寶徇蜀漢公孫述遣其弟恢

迎擊于綿竹

漢縣故城在今四川綿州德陽縣

大破走之述遂自立爲蜀王民夷皆附至是

功曹李熊說述宜稱天子述遂卽帝位號成家改元龍興

熊爲大司徒述弟光爲大司馬恢爲

大司

朱鮪殺李軾攻溫平陰。

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府孟津縣

馮異寇恂擊破之。馮異遣李軾書爲

陳禍福勸令歸附。軾知長安已危而以伯升之死心不自安乃報異書

而不復與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

在今山西澤州府鳳臺縣關南有天井泉三所

南下成皋以東。

馬十餘

斬河南太守武勃。軾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白王。王報曰。季

文

軾字

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乃故宣露其書。令朱鮪知之。鮪怒使人

刺殺軾。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鮪遣其將攻溫。自將攻平陰。以綴異。

寇恂聞之。勒兵馳出。移告屬縣。發兵會溫。軍吏諫曰。宜待衆軍畢集。乃

出。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將戰。會異遣救。諸縣

兵皆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劉公兵到。奔擊破之。異亦渡河擊鮪。

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市而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一

後漢起光武帝建武元年乙酉至顯帝建安二
十五年庚子共十二帝一百九十六年

世祖光武皇帝 帝名秀字文叔南陽蔡陽漢縣故城在今湖南
北襄陽府穀陽縣人高祖九世孫

出自景帝子長沙定王景見生之歲有嘉禾一莖九穗之瑞故名時有嘉
氣者至

春陵曰風佳帝 莽末起兵先是莽改貨曰貨泉人以其字
為白水真人後帝竟從白水起復興漢室乃即帝位

〔乙〕建武元年夏六月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 王自薊還至中山諸

將請上尊號先是寇恂馮異擊破朱鮪移檄上其請將入賀
今此請賊而聽驚逐之于王曰將軍言可斬也武曰將盡然王使出曉之至是復時

王不許到南平棘漢縣故城在今直隸趙州諸將復固請王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

遽欲正位號乎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于

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欲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

衆不正號位士大夫望絕計窮有去歸之思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

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漢縣故城在今
趙州高邑縣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

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于大王會儒生彊華漢縣故城在今
長安常與華同舍自關中

奉赤伏符漢記之書曰符漢尚
火為赤火色伏藏也來詣王其文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裔雲集龍圖野四七之際
火為主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

二十八年羣臣因復奏請乃即位于鄗南改元曰建武大赦天下改元曰
四七之際

世以光武
信圖識為
非然時承
喪亂衆志
求齊自不
濟艱險不
得以假神
道以設教
耳此不足
為盛德之
累觀後賢

融之言可
知向亦作
論及之

長安亂。張卬與諸將議曰：赤眉且至，見滅不久。不如掠長安而歸南陽。

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爲盜耳。入說更始，更始怒，使王匡、陳牧、成丹、趙

萌屯新豐，李松軍振即振漢志：新豐有鴻門亭。以拒赤眉。卬與申屠建、隗囂詳更

夫與大合謀，欲共劫更始，成前計。更始知之，斬建，使兵圍囂第。卬等勒兵

燒門入戰，更始大敗，奔新豐。復疑王匡等與卬合謀，乃並召入牧、丹先

至，斬之。匡入長安，與卬等合。更始攻之，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乃復

入隗囂走
歸天水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赤眉進至華陰，方望、弟陽怨更始，殺其兄，乃說樊

崇等曰：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名爲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

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爲然，乃于軍中求城陽景王

章之後。時亦眉軍中有齊居常，曰景王。福張言王怒曰：當爲
魁官，何故作賊？誅將驚怪，又以方陽言乃求景王後。得七十餘人，惟盆子最親。

天子。盆子者，故式侯之子，赤眉掠盆子，與其二兄，謂茂、俱。俱在軍中，善見更始，洛陽稱封式侯。
隨入關，茂與盆子俱，赤眉中爲劉侯，稱牧牛，號曰牛黃。崇等謀所立盆子，以標符得之。遂共立爲

天子。徐宣爲丞相，樊爲御史大夫，遂安爲左大
司馬，謝舉爲右大司馬，楊音以下皆列侯。時盆子年十五，被髮徒跣，見諸將

皆稱臣拜，恐怖欲嘍。盆子雖立，仍歸侯禮，所時欲出從牧，
兒戲侯，稱屈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

秋七月，以鄧禹爲大司徒，王梁爲大司空，吳漢爲大司馬，伏湛伏氏出伏龍之
後，漢字基公，項

郭東武人
勝九世孫

為尙書令

帝使使持節拜禹大司徒

按赤伏符

以梁為大

司空

符曰王職主衛作元武時梁為野王令帝以野王新地元武水神司空水土官特拔梁為之

又欲以讖文用孫咸行大司馬衆

不悅乃拜漢初更始以伏湛為平原太守時天下兵起湛獨晏然撫循

百姓一境以全帝徵為尙書使定舊制又以禹西征拜湛為司直行尙

書事

胡三省注東郡之司直也

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

注見

詔封更始為淮陽王

王匡張卬迎

降赤眉連兵而進遂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先是式侯恭以赤眉立其弟

自繫詔獄聞敗乃出從更始于渭濱至高陵將相皆降惟丞相曹竟不

降手劍格死帝憐更始破敗詔封為淮陽王

以卓茂

字子康南陽宛人

為太傅封褒德侯

茂寬仁恭愛哀平間為密

漢縣今屬河南開封府

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

茂嘗有言詔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為

德汝求乎為汝有事困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與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長非走不取民今我長吏是以遺之而無卒步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散民久矣凡人

所以異于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如相敬事也汝獨不欲降之當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吏聞不當乘威

力驅請求耳亭長案卷亦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擊之茂笑曰律設大法順人情今我以禮

教汝汝必無怨是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

帝平時王莽既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

跌路之漸
率遠卓茂
力斥奸民
似矣使猶
吏匹米肉
不問肆行
存首援禮
廢律害民
又司訓乎
舟以長亦
為宜薄聽

後漢光武皇帝 卷二十一
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朱鮪以洛陽降冬十月帝入都之 帝遣吳漢率朱祐字仲先等十一將軍

圍朱鮪于洛陽數月不下帝以岑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

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

言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

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乃降鮪封扶溝侯傳累世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注見前遂

定都焉侍御史杜詩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兵暴橫殺不殺遂格殺廣上召見詩賜棨節權任之杜詩字君公河內汲人梁朝前驅之器以赤油船之赤謂之油戰王公以下皆用之

淮陽王降于赤眉尋被殺 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

勿受更始乃遣劉恭請降赤眉使謝祿受之劉恭請如本約樊崇等封

更始爲長沙王常依謝祿居恭亦擁護之已三輔苦赤眉暴虐欲盜出

更始張卬等以爲慮使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藏其屍會使郭禹葬于顯陵

鄧禹引軍屯桐邑漢縣故城在今陝西涇州三水縣禹擊定河東新更始將樊參劉均等遂渡河破左輔

兵更始左輔鄧公乘飲引乘十萬相逐禹擊破之是時劉盆子居長樂宮兵士暴掠百姓不知所歸

聞禹乘勝獨克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禹輒停車駐節以勞來

之垂髻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于是名震關西諸將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入長安財賦方盛鋒銳未可當夫盜賊羣居無終日計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注俱見前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觀其敵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所至郡縣皆開門歸附頃之將軍馮異等欲爭權相攻情遂

十一月梁王永稱帝

十二月隗囂據天水漢郡治平襄故城在今甘肅鞏昌府通渭縣自稱西州上將軍囂歸天水招聚

其衆復據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之囂傾身

引接爲布衣交以范逸平陵人爲師友鄭興字少卿河東南鄉封人爲祭酒申屠剛見前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爲治書馬援字文淵茂陵人王元字季孟杜陵人等爲將軍班彪字叔皮之屬爲

賓客由是名震西州聞于山東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況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曉威異工不示人以境且從所好遂至北地牧田

書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殺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財產莫其能殖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間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斷

寶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廣國七世孫據河西自稱五郡武城張掖酒泉敦煌金城是爲河西五郡大將軍寶融累世

仕宦河西知其土俗更始時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

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

處也韋慎曰遠留也可乃因趙萌求爲都尉融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得

其歡心與酒泉太守梁統字仲實安等金城太守議統曰今天下擾

性康者言會承鈞之後也五人尤厚善及更始敗融與統等計議謀曰今天下擾

西斗絕在羌胡中不聞心戮力則不能守惟均力齊議既定衆推統統辭乃推融行河

西五郡大將軍事以梁統爲武威太守史苞爲張掖太守竺曾爲酒泉太守羊彤爲敦煌太守河

西民俗質樸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羌胡咸服流民歸之

盧芳字君期安據安定自稱西平王匈奴迎之立以爲漢帝王莽時天下

咸思漢德盧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誑惑安定間及更始敗芳自立

爲上將軍西平王使使與匈奴結和親單于以漢中絕劉氏來歸當如

漢立呼韓邪令尊事我乃使騎迎芳入匈奴立爲漢帝四年五原人李興等迎

鄧天子與匈奴鄧禹承制以隗囂爲西州大將軍胡三省注承制言承制詔馮愔之叛也引兵

西向天水囂擊破之于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爲西州大將軍得專

制涼州朔方見前事

〔四〕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食。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盆子歸璽綬。

習爲辭讓之言。及是日大會，盆子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故，四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因涕泣嘘唏，崇等憐之，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後不敢。」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復出大掠如故。

悉封諸功臣爲列侯。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

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爲漢藩。」

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讓曰：「臣託國掖庭，仍加露土，不可以示天下，帝從之。」 陳氏齊管仲也，世孫

魯爲雙陸大夫，因氏焉，字次伯，新野人。

郎中馮勤。

字偉伯，魏郡繁陽人。

典諸侯封事，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

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帝以爲能，尙書衆事，令總錄之。

故事，尚書郎以

今史久次補，帝始用孝廉爲之。

立宗廟郊社于洛陽，起高廟于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

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

赤眉西掠安定北地，鄧禹入長安。長安城中食盡，赤眉收載珍寶，大縱

火燒宮室引兵而西衆號百萬自南山轉掠城邑遂入安定北地于是鄧禹南至長安謁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詣洛陽掃除園陵置吏士奉

守是秋九月赤眉欲上關陳留遣將迎擊破之赤眉乃復還發關諸陵收其寶貨鄧禹擊之反爲所敗萬乃出之關關赤眉遂復入長安時赤眉屯杜陵赤眉將逢安擊之卒大破安軍死者十餘萬人

真定王楊謀反伏誅 楊造讖記楊病瘵因造讖記曰赤九之後楊爲主以此惑衆與綿蔓漢縣故城在今直隸正定府獲鹿縣

賊交通帝遣將軍耿純持節行幽冀密敕收楊純至真定邀楊相見純

定宗室之出故楊不以爲疑因閉閣誅之 先是更始上黨太守田

二月帝幸修武漢縣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是愷度之修武漢山陽縣也鮑永來降

邑知更始敗舉郡來降帝因遣使者持節徵鮑永永與其將軍馮衍自衍

說廉丹不聽乃亡命河東會水至以爲立漢將軍疑不肯降或言更始隨亦眉在北收繫使者遣使至長安詢問虛

實至是永衍審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使者封上印綬悉罷兵幅巾詣

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安在永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慚以其

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既而永以立功見用衍遂

廢棄水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道明主亦何憂備衍曰天命雖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乎

大司空梁罷以宋弘字仲子長安人爲大司空封宜平侯弘薦桓譚帝同弘親爲議郎

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出朝服坐府上遣吏

召譚至不與席而讓之譚頓首謝良久乃已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
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免冠謝曰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
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

胡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語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

德器羣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勝云世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胡陽公主帝長姊名黃

漁陽太守彭寵反 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轉糧食前後不絕及帝

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帝卽位吳漢王梁

爲三公寵愈怏怏幽州牧朱浮

字叔元沛國蕭人

年少欲厲風迹收士心辟召州

中名宿多發倉穀廩贍之寵以爲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

不從其令浮數譖寵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至是徵寵寵益自疑

其妻奉剛固勸毋就徵

帝遣寵從弟子后闡卿往喻寵留之遂發兵反攻浮于薊

又數遣使要誘

秋況

延岑反據漢中公孫述擊取之 延岑復反漢中王嘉敗走岑遂據漢中

爲更始將李寶所破走天水公孫述遂取南鄭嘉擊之不利岑引北入

散關

在今陝西漢中府鳳縣東北

嘉追擊破之述遣將從閬中

今縣本漢置四川保寧府治

下江州

漢縣注東

據扞關

注亦見前

于是盡有益州之地

殺之欲太執
反斯甚矣
法之太甚矣
妄斯甚矣
特不得方
才曲解不
以收其用
觀于天下
可知否則
光武何如
主而作耶
聖老耶

遣執金吾賈復擊郾大司馬吳漢擊宛皆降之 更始諸大將在南方未

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曰郾最彊宛為次誰當擊之賈復率然對曰臣

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擊郾破

之尹尊降漢擊宛宛王賜奉更始妻子詣洛陽降帝封賜為慎侯

段新息皆平之復部將殺入于謂川太守讓物賤之復以為賤物欲殺物物知之不欲與相見子谷張曰將也

將也得帶劍侍側有變足以相當物曰不然會爾相如不長棄王而屬于軍頗者為國也乃數縣屬盛供具

諸酒樽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疑二人之與物出迎于道解疾而還復發吳欲追之而吏士皆避遂去物

遺谷崇以狀聞乃徵物物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爾虎安得私圖今日朕分之于是

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封諸宗室為王侯 後漢諸王國所治邑多仍前漢餘 帝叔父良 字次伯帝兄弟少孤其庶

始立以為國族父欽字經孫其子終與帝少相親愛是 族兄祉 字巨伯春陵侯欽之 皆自長

三考隨入關 安來于是封良為廣陽王 封趙 欽為泗水王祉為城陽王欽子終為淄

川王又封兄續子章 子頌長 為太原王 封齊 興 子頌次 為魯王 兄仲 更始三子

求欽鯉皆為列侯 帝以伯升首起遭害小長安之敗兄仲及姊元俱受亂兵乃

夏六月立貴人郭氏為皇后子彊為皇太子 初帝從更始在宛納新野 陰氏之女麗華 帝微時適新野聞麗華美心悅之及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 既即位遣使 迎至立為貴人帝以貴人雅性寬仁欲立為后貴人以郭貴人有子辭

不肯當乃立郭后

秋八月帝自將征五校降之

帝幸內黃

漢縣今屬河南彰德府

自率諸將大破五校

于蕭

許立反

陽

梁名水經注作井陽在內黃縣東

降其衆五萬人

先是才子都爲其部曲所殺餘黨與諸賊會禮縣因號禮縣賊是年洸河與五校合寇魏

郡清河帝遣吳漢等擊破之降者十餘萬漢又與馮異擊五校五校皆破之三年吳漢率耿种等破青犢于軹四四年漢又擊破五校于箕山是冬漢率耿种王常等擊富平復索于平原五年春漢大破賊

衆因追討餘黨至渤海皆平之于是諸賊悉定

將軍蓋延克睢陽劉永走湖陵

注見前

帝遣蓋延督馬武等四將軍伐永

故更始將蘇茂與俱軍中不相能茂遂反據廣樂

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城縣降永

延等擊破永別將遂圍睢陽數月克之永奔譙

漢縣故城在今江甯州府茂與使彊

周建合軍三萬人救永延與戰于沛西大破之茂奔還廣樂彊建從永

走保湖陵

明年吳漢等圍蘇茂于廣樂周建率衆救茂茂走湖陵城復還湖陵

漢中王嘉降

故更始將廖湛以赤眉十萬衆擊嘉嘉大敗之遂就穀雲

陽帝素與嘉善令鄧禹招之嘉妻兄來歙

字君叔野人帝之姑子也亦勸嘉乃

詣禹降

至洛陽帝封爲順陽侯

將軍鄧奉反

吳漢徇南陽多侵暴鄧奉謁歸新野怨漢掠其鄉里遂反

攻破漢軍屯消陽

漢縣故城在今南陽府南召縣

與諸賊合從先是王常自鄧來歸

更始封常爲鄧王



帝慰勞之甚歡。及奉反，帝于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軍，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即日拜漢忠將軍，使與岑彭等討奉。

蜀人董訢，以宛城，治將軍堅，鄧攻宛，拔之，訢走堵，與鄧奉合。堵音者。韋體曰：堵，在方城縣，方城今南陽府裕州是。堅，鄧字子儀，潁川襄邑人。

遣將軍馮異入關，徵鄧禹還京師。鄧禹戰數不利，歸附者日散。帝乃遣

馮異代之，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安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又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

詔復宗室列侯爲莽所絕者。

三輔大饑，赤眉東出，馮異與戰破之。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

蔽野。遣民往往聚爲營堡，各堅壁清野。赤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帝

遣侯進屯新安。注見前。耿弇屯宜陽。注亦見前。敕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

韓之戰何嘗死
非而後之勝
地而異之
哉其必由
敗其必由
致以之卒
譚戰為不
微則為不
罪則為不
知兵機而
貽者難以
備實矣謂
口實矣謂
無成或庶
幾耳

新安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於華陰戰數十合降五千餘人

〔訂〕三年春正月以馮異爲征西大將軍

鄧禹馮異與赤眉戰敗績鄧禹慚于受任無功數以饑卒徵赤眉戰輒不利及與馮異遇乃要異共攻之異曰賊衆尙多可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禹不從遂戰軍潰旣而復戰又大敗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馬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收其散卒堅壁自守

謂以爲右將軍

立四親廟于洛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

春陵節侯鬱林太守鉅鹿郡尉南頓令是爲四親

馮異大破赤眉于崤底

崤山之底節二嶺也注見前

賊衆東走帝勒軍宜陽降之得傳國璽

綬異與赤眉約期會戰預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于道側迨賊悉衆

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不復識別遂驚

潰追擊大破于崤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

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

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

伏降見危
授命正氣
凛然光武
且許求還
之曾姑以
寬慰其父
耳豈真欲
其能辭幸
必乎

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

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在今河南陝州盧氏縣南齊時

赤眉衆尙十餘萬人帝令縣廚皆賜食明日陳兵臨雒水令盆子君臣

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

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

議歸命聖德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懼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

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賜樊崇等洛陽田宅帝憐盆子以爲趙

王郎中劉恭爲更始報讐殺謝祿自繫獄帝赦不說樊崇遂安後反伏誅徐宣楊音卒于鄉里

二月劉永立董憲爲海西漢縣故城在今江南海州王張步爲齊王步殺光祿大夫伏隆

字文伯青徐羣盜張步等聞劉永破敗皆惶怖請降帝使伏隆持節安輯

二州拜步東萊太守永聞之卽馳使封步爲齊王并封董憲爲海西王

步貪王爵欲留隆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閒使上

書曰臣雖困阨授命不顧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帝得奏召其父

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帝方北憂流隆南事隆變故步相逼遂殺齊地都

三月以伏湛爲大司徒。

彭寵自稱燕王。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度此反虜，勢

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浮城中糧盡，人

相食，會耿況遣騎來救，浮乃脫身走薊城，遂降于彭寵。寵自稱燕王。

太守張豐好方術，有道士曹豐當爲天子，以玉練靈石，豐對云：石中有玉，置豐信之，遂反。與彭寵連兵，明年豐等討豐，禽之。將斬豐曰：『石有玉，置豐人，爲權祿之豐，乃知被詐。』神天衆曰：『當死無恨。』

帝自將征鄧奉。夏四月，奉降。誅之。帝至堵陽，漢縣，故城在今南陽府新野。董訢降，奉逃歸。

帝追之至小長安，大破之，奉肉袒。因朱祐降。祐先爲奉所執，故因之請降。帝憐奉，欲宥之。

岑彭耿弇諫曰：「奉背恩反逆，陛下親在行陳，猶俟兵敗乃降，不誅無以懲惡。」于是斬之，復朱祐位。

馮異擊延岑，破之。岑走南陽，關中平。延岑既破赤眉，欲據關中，時關中

衆寇猶盛。各稱將軍，據地擁兵，多者數千人。岑引之攻異，異擊大破之。諸營堡附岑者皆

來降。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饑餓，道路斷隔，委輸不至，異軍中悉

以果實爲糧。詔拜趙匡爲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糲穀。異兵食漸盛，乃

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散

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餘寇悉平。延岑攻南陽，耿弇大破之，遂走歸。赤眉軍中亦悉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餘寇悉平。

延岑攻南陽，耿弇大破之，遂走歸。赤眉軍中亦悉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餘寇悉平。

况與陳時竟終不伐其中隱身樂道壽終于家延半後奔蜀公孫述以為大司馬漢陵縣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光化縣蘇竟字伯况平陸人劉襲字孟公

夏五月帝還宮

乙卯晦日食

秋七月劉永將慶吾齊大夫慶父之後以字為氏斬永降蘇茂等復立永子紆為梁王 睢

陽人反城迎永蓋延圍之百日永與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鄴注見前諸將

追急永將慶吾斬永首以降封晉為列侯蘇茂周建奔垂惠漢名在今江南州府界城縣共立永

子紆為梁王使彊奔保西防明年秋帝遣馬武王霸圍劉紆于垂惠又明年二月蘇茂

相援茂乘勝前進紆建亦悉出兵與武合戰良久斬乃開營後出精騎其背茂遂前後受敵數走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擊賊不出方雲士作倡穿茂兩射營中中雲前酒解霸安臥不動茂遂賊不得戰

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閉城拒之

冬十月帝如舂陵祠園廟十一月還宮

李憲稱帝郡舒今廬州府舒城縣是置百官擁九城衆十餘萬

遣大中大夫來歙使隗囂 帝謂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里阻

遠思西州方略未知所在奈何歙曰臣嘗與隗囂遇長安其人始起以

漢為名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執

不足圖也帝乃令歙使囂囂腹心議者多勸囂通使京師乃奉奏詣闕

帝報以殊禮。

〔子成〕四年秋八月帝如壽春以侯霸字君房河內密人爲尙書令王莽末天下亂

臨淮大尹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徵會壽春拜尙書令時朝廷無故典

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冬十月帝還宮

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與述舊同里閭相善

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見援交拜禮畢延援就客

館備威儀會百官爲援立舊交之位述磬折而入禮饗甚盛欲留援援

謂其客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迎國士與圖成敗乃修飾邊幅

如偶人形此何足久留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

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洛陽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

殿南廡下袒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

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

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

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

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已遣來款。

送援歸隴右。

是冬公孫述遣吳屯隴右三輔，高異迎擊，大破之。遣兵佐異有功，帝報以手書。是後每與異合勢，述遂遣使以大司空封安王，印授異，宮斬其使，以故蜀兵不復北。

出陳倉秦懸故城，在今鳳翔府寶雞縣。

太傅襄德侯卓茂卒。

十二月，帝如黎邱，遣將軍朱祐圍秦豐，岑彭擊田戎。初，帝征鄧奉還，遣

岑彭南擊秦豐，豐拒彭于鄧。

漢縣，即春秋鄧國，注見前。

彭擊破之。

豐與其大將黎宏拒彭，兵不得進，彭乃擊首四擊山都，賊所據。

曉令得亡歸，告豐，毀悉其衆，西遊彭，彭乃潛軍渡沔，擊破豐將張揚，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邱，進圍擊破諸屯兵。山都潰散，故城在今襄陽縣沔水上游也。孔安國曰：沔，漢中合漢五相通稱。

黎邱，別道，許街江東揚州悉定。至是，凡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食且盡。帝

幸黎邱，勞軍，招豐降。豐不肯降，帝以豐轉弱，令朱祐代彭守之，使彭擊

田戎。

戎聞秦豐被圍，懼引兵至黎邱，欲降。其妻兄誑之而先降，以書招戎，戎怒其妻已逃亡，歸夾陵，彭進擊，大破之，拔夷陵，戎奔歸，公孫述以爲嘉江王。

〔紀〕五年春正月，帝還宮。

二月，彭寵奴斬寵來降，封奴爲不義侯。寵妻數爲惡夢，又多見怪變，寵

以子后蘭卿質漢歸，不信之，使將兵居外。寵齋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

人因寵臥寐，共縛之，收取金玉寶物，夜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開

門，書成，斬寵及妻頭，馳以詣闕。明旦，官屬始覺，其尙書韓立等共立寵

高帝斬丁
公固于古
正義然子
密難難之
逆奴而叛
實國之振
臣與王之
際制平渠

行謂不得招
周股義士
事可反例
也然封侯
則已過而
又號以不
義誠何不
耶

子午爲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降夷其宗族帝封子密爲不義侯

韓德與諱曰伯通之叔命子密之執君同歸于亂非不相敵宜各致于法昭示王度反乃爵于五等又以不義爲名且舉以不義矣可憐也此而可憐漢爵爲不足勸矣

遣將軍耿弇討張步 先是耿弇從容言于帝自請北收上谷兵定彭寵

于漁陽取張豐于涿郡還收諸賊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許之

至是弇與吳漢擊降羣賊于平原因詔弇進討張步弇率騎都尉劉歆

字叔君桓之從兄泰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

遣將軍龐萌蓋延擊董憲萌反帝自將討之 龐萌爲人遜順帝信愛之

萌先爲更始冀州牧將兵圍帝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謂朝朝貶乃降帝以爲侍中

也拜平狄將軍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延

譖己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

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爲社稷之臣將軍得毋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

厲兵會睢陽 臨朝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守孫期郡吏劉平伏太守上謀泣請代

夏四月旱蝗

竇融遣使奉書入見詔以融爲涼州牧 初竇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

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然

志對有異
西必特河
西為河
煽惑必西
者亦為往
附佗武熱
例光武熱
慮之矣一
語伐其謀
先聲奪人
莫捷於此

囂內懷異心使辯士張元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
再興之效也方今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
融等召豪傑議之皆曰今皇帝姓名見于圖書前世實谷水夏皆言漢有再
受命之符況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
姓殆未能當也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洛陽時帝亦發
使遣融書遇鈞于道與俱還見帝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
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
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橫合
從亦宜以時定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
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因授融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爲天
子明見萬里之外

六月秦豐降斬之豐窮困降于朱祐祐送洛陽斬之

董憲劉紆遣蘇茂佼彊救龐萌帝自將擊破之董憲在下邳聞帝自討

萌乃以劉紆還蘭陵遣蘇茂佼彊助萌合兵圍桃城即春秋桃邱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西南有桃城鎮

其旁即帝時幸蒙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因自將征之先理兵任城漢縣今兗州府濟寧州是馳使

不以賊獨
君父非獨
忠忱以到
亦足以振
三軍之氣
明王守仁
擒宸濠事
迹雖相類
然正德直
以賊爲直
又豈宜從
不爲比臨

召吳漢王常等至，乃率衆進救桃城。帝親自搏戰，大破之。萌茂彊夜走，從董憲。

秋七月，帝如湖陵，倭彊降。蘇茂奔張步，董憲龐萌奔胸。漢縣，故城在今江南海州。梁人斬

紆以降。帝自沛進幸湖陵，董憲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迎距。帝親臨四

面攻憲，三日大破之。倭彊率其衆降。蘇茂東奔張步，憲萌走保胸。劉紆

不知所歸，其軍士高扈斬其首降。吳漢進圍胸。

冬十月，帝如魯，使大司弘祠孔子。

耿弇與張步戰，大破之。帝勞弇軍，步斬蘇茂以降。齊地悉平。張步聞耿

弇將至，使其將費邑軍歷下。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治，西城在歷山之下，故名。又令兵屯祝阿。注見前。

別于泰山鍾城。在今濟南府禹城縣漢寺地，屬泰山郡，故曰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拔祝阿。

故關，一角，今其衆奔歸鍾城，城人聞弇已潰，天恐懼遂空壁亡走。誘致費邑于巨里。城名，亦曰巨合，在歷城縣東。擊斬之，復進兵

縱擊諸未下者，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注見前。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

西安。漢縣，故城在今青州府臨淄縣。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居二

城之間，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揚言欲

攻西安，而出不意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藍棄西安歸劇，于是步

率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攻弇。弇故示弱以盛其氣，使都尉劉歆與戰。弇引精兵橫突步陳于東城下，大破之。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釀酒以待百官，敢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復大破之。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弇復追步，蘇茂將萬人救之。茂謂步曰：大王奈何就我，我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責。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列侯。步遂斬茂以降，其弟藍等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封步爲安邱侯。漢縣，今屬青州府。弇罷遣步兵各歸鄉里。

齊地悉平。

後步逃奔臨淄，欲招其故衆入海，陳俊擊斬之。

初起太學，帝還。

讀曰旋，如魯而返也。

視之。帝幸太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煥然文物。

可觀矣。

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爲大司徒。

霸聞太原閔仲叔

名耳之名。

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

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隗囂遣子入侍。囂自比西伯。議欲稱王。鄭興諫阻。又欲廣置職位。鄭興

復諫。囂病之而止。

囂嘗問班固曰。昔周亡。戰國並爭。敬世始定。意者縱橫之事。復起于今日乎。固曰。非也。夫囂言。又傷時方艱。乃作王命論。以感之。囂不悟。

時關中

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書示囂。因使擊蜀。以效其信。囂上書

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

時盧芳入塞。據五郡。

未宜謀蜀。帝知囂不願天下統

一。于是稍屈其禮。正君臣之儀。以囂與馬援來。欵相善。數使欵援奉使

往來。勸令入朝。

意謂信援。與論東方事。問帝何如。高麗援曰。不如也。高麗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不憚曰。如稱尊。反復勝。已。帝復

遣來。欵說囂遣子入侍。欵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欵詣

闕。帝以爲胡騎校尉。封鐫羌侯。

以恂能。擊羌。或故以爲封號。

囂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

欲專制方面。其將王元又勸囂毋專心內事。

元曰。天水絕家。士馬最盛。元謂。以一九。深爲大王東封。願容。此萬世一時也。

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

據

囂然其計。申屠剛諫曰。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

將軍共吉凶。布衣相與。尙有不負然諾之信。況于萬乘者哉。今何畏何

利。而久疑若此。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願反覆計之。囂不

納。于是遊士長者稍稍去之。

鄭興因恂求歸葬父母。與妻子俱。東馬援亦將家歸。恂歸洛陽。

鄭興因恂求歸葬父母。與妻子俱。

東馬援亦將家歸。恂歸洛陽。

殿光以故
爵所詔各
行其志一
成其大本
見其職履
傳乃如足
綠飾如客
加帝胸乾
星上云轉
象云云轉

交趾牧鄧讓等遣使貢獻。王莽末交趾諸郡閉境自守。岑彭素與交趾

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

命。于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

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

封爲列侯。錫光者漢中人在交趾。郡民夷以禮義帝復以南陽任廷爲九真太守。廷字長孫。列人。

徵處士周黨。字伯況。太原人。嚴光。字子真。明帝時徵。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至京師。黨光不屈。

以良爲諫議大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代郡人奏

曰。伏見周黨王良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

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

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書奏。詔

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

朕祿。亦各其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卽位。以

物色訪之。得于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于富春山。

在嚴州府桐廬縣西。一名嚴陵山。前臨大江。上有東西二臺。爲光隱約處。中以壽終于家。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

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祭陽。

過其友人友人拒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

不憚煩也良慙後徵不應卒于家時大原王霸北海蓬萊亦歷居姜志俱被聘請到尚書拜不稱臣而之答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遂

以疾歸前客遠東天下乃還現郡不其山中連徵不起王霸字儂伴廣武人蓬萊注見前不其山在今山東萊州府即墨縣東南

〔庚〕六年春正月以春陵鄉為章陵縣復其徭役復徭役比豐沛

將軍馬成等拔舒舒人斬李憲降考是年孟夏及朔日俱遣拔舒事今依後漢書補輯先是帝在壽春遣

馬成等擊憲遂圍舒事在四年至是始拔之憲亡走其軍士帛意帛姓意名斬之

以降

二月將軍吳漢等拔胸斬董憲龐萌憲萌皆傳首洛陽于是江淮山東

悉平

馮異入朝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異屯關中人有上章言異威權

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

軍之于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至是自長安入

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我披荆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

錢帛詔曰倉卒燕蓂亭豆粥漳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

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

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

異在中車輦爲流兵所擄事見前

之恩留十餘日令與

妻子還西

夏四月帝如長安謁園陵

遣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是帝以關東悉平騰書隴蜀告示禍

福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以惑衆

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皇帝也代漢者當驗高君豈高之弟邪乃復以掌

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猝時人嘗欲爲君事耳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

帝曰公孫皇帝遂不答又聽荆邯之說

邯言漢帝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

若舉兵天水則九分而有其八隴州之地將有自潰之憂臣之愚計急以此時發國內轉兵今因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從風而靡今延舉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捕

冀有大利述然其言欲悉發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勢蜀人

及其弟光以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于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

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述終疑不聽已而述遣兵寇南郡帝乃詔隗囂

欲從天水伐蜀囂上言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執同然著而攻

之帝知其終不爲用乃謀討之遣耿弇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使先

中郎將來耿弇置書賜囂言緊猶豫不決欲遂發憤實責之囂欲前刺弇軍起入都聽諸將款敵

飲王遵諫曰殺之無損于漢而隨以族滅敵爲人有信義四州士大夫皆重之多爲其言始得免歸

五月帝還宮

隗囂反使其將王元據隴坻

注見前

諸將與戰敗績囂遣兵下隴馮異祭遵

擊破之。囂降蜀。囂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伐木塞道。諸將與戰。大敗。囂

乘勝使王元行巡。

行兵周大行人之官。其後以官爲兵。

將二萬餘人下隴。馮異大破巡軍于柁

邑。

巡將取柁邑。異雖兵欲先據之。諸將以柁方盛。不可與爭。異曰。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吾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僅欲戰。巡不知。馳赴之。異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走。追擊大破之。祭

遵亦破王元于汧。

漢縣。以汧水名。故城在今陝西鳳翔府隴州。

于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囂降。

初。馬援聞囂欲貳于漢。數以書責譬之。囂得書增怒。及囂反。援上書願

聽詣行在。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之。援具言謀畫。帝因使將突騎五千

往來遊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囂支黨。及是

囂上疏謝曰。吏民聞大兵卒至。臣不能禁止。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

杖則受。臣雖不敏。敢忘斯義。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

歛至汧陽。

之汧水。勝。

賜囂書曰。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

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卽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

遣使稱臣于公孫述。述以囂爲朔甯王。

是時。東融遣其弟友上書。具言臣幸得託先帝。求屬。累世二千石。臣復假歷將帥。守持一隅。故

遣劉鈞口陳肝膽。而置書虛稱。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賢討佞之謀。痛白痛傷。假融無識。論知利害。之際。願述之分。豈可背負。其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業已成之。基求無翼之利。圖遺弟

友。謂劉融誠會。亂黨反。道不通。乃遣司馬密封關。遣通書。帝復遣封賜融友書。所以慰藉之。甚厚。融乃與囂書曰。將軍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于將軍。而

憤之間。改節易圖。委成功。造難就。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當今西州地勢局迫。易以輔人。難以自處。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附。合于屬。則北入文伯耳。人負虛交。而易強。聚恃遠救。而輕近。載未見其利也。

牧于職使得視與校等時之撫爲與務
守親宜課其同因循適武
久爾最當傳舍則不然之任
牧于職使得視與校等時之撫爲與務
守親宜課其同因循適武
久爾最當傳舍則不然之任

不
事

六月并省縣國減損吏員 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也今百姓遭難

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尙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

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于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秋九月丙寅晦日食 執金吾朱浮上書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

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而閒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

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迫于舉

劾懼于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也願陛

下遊意于經年之外望治于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

易代頗簡

冬十二月大司空弘免

復田租舊制 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糧儲差

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建武之初一石粟直黃金一斤二年秋野穀
旅生野蠶成繭民收其實以爲衣襦五年以

後野穀漸少
南賦益竭

〔辛〕七年春三月癸亥晦日食詔百官各上封事不得言聖 大中大夫

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今公

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

先是彭寵誅帝以伋爲漁陽守伋承寵亂之後養民訓兵可開示威信臣賊銷數旬奴遠迹郭伋字輔侯茂陵人

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願陛下屈己從衆以濟羣臣讓善之功頃年日

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

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

之法書奏多有所納

帝嘗問與以郊祀事曰書欲以嚴語之對曰臣不爲議帝怒曰稱不爲嚴非之邪與曰臣于書有所求學無所非也帝乃解曰言不當是郭

以李通爲大司空

以杜詩爲南陽太守

詩政治清平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

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于召信臣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

有杜母

〔王〕八年春遣中郎將來欵伐隗囂取略陽

漢道故城在今甘肅秦州秦安縣

夏閏四月帝自

將征囂竇融等率五郡兵以從囂衆皆降囂奔西城

初三省注西城也漢西城故城在今秦州

吳漢

引兵圍之

來欵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

車讀曰番音

回中注見前徑

襲略陽斬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又聞吳

漢等諸將爭馳赴之上以爲囂失所恃亡其要領勢必悉以精銳來攻

觀其與馬然不材守及命剛來戰敵初

發護諸將
屯長安至
危力討
還奏器識
不憂千載
猶有生

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因追漢等還囂果使王

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山山名注見前道牛邯軍瓦亭關名在甘肅平涼府華亭縣西

北囂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塹山築

隄激水灌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囂盡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閏四

月帝自征囂光祿勳郭憲字子構汝南人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

拔佩刀以斷車鞅帝不從西至漆漢縣後漢爲新平今爲郿州隸陝西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

宜遠入阻險計猶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說如囂將帥有土崩

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于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軍所從

道徑往來分晰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且遂進軍至高平第

一後漢書郡國志安定郡高平有第一城高平今甘肅平涼府固原州是寶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

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是時軍旅革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類融先遣從事即會見儀帝聞而善之以宣示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以殊禮

遂進軍先是帝使來歙招降囂將王遵至是遵以書喻牛邯邯卽來歸

俱拜大中大夫于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

子奔西城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漢縣故城在今秦州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歙

班坐絕席事帝同坐尊寵之也在諸將之右進幸上邽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

蜀寇不能平
天下何能
統一勢不
得不急擊
之云不知
足云特
議之詞
若事機豈
可坐失

相見保無它也。囂終不降。于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

延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爲安豐。

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光州固始縣。

侯弟友爲顯親。

後漢侯國故城在今

甘肅

秦州。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

融以久事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轡退。

何不曉人意。勉強士民無搜羅部曲。

穎川盜起。秋九月。帝還自上邽。六日。自將討平之。遂還宮。穎川盜羣起。

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八月。帝自

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

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爲白。九月。車駕還宮。帝謂執金吾

寇恂曰：穎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

憂國可也。對曰：穎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閒相誑誤耳。如聞乘

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車駕南征。穎川盜賊悉

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

汝縣故城在今河南許州長葛縣。

鎮撫吏民。受納餘降。

時東郡濟陰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東光侯耿純警爲東郡太守。頗信著于南地。遣使拜大中大夫。

使與大兵會東郡。純初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歸降。大兵不戰而還。蓋書復以純爲東郡太守。

冬十一月。公孫述遣兵救陳囂。吳漢引兵下隴。校尉溫序。

溫氏。蜀郡至食采于涪。其後以邑爲氏。序字次

房太原人

死之

楊廣死，隗囂窮困，岑彭壅谷水。

水經注作西谷，水在今秦州。

灌西城，城未沒丈

餘。會王元行巡，周宗將蜀兵五千餘，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

方至，漢軍大驚，未及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

本冀或地，漢置縣故。

城在今甘肅秦州，伏羌縣。

吳漢軍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諸將亦相隨而退。

于是天水，隴四隴郡。

復反。

校尉溫序爲囂別將荀宇所執，欲降之。序大怒叱曰：「何敢迫脅漢

將，因以節搥殺數人。宇衆爭欲殺之，宇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

劍，銜須于口，顧左右曰：「旣爲賊所殺，毋令須汚血。」遂伏劍而死。

從事王嵩，持其喪歸。

洛陽話，賜以家地，拜三子爲郎。

〔巳〕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穎陽

漢縣，故城在河南許州。

侯祭遵卒于軍，詔馮異領其

營，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

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

事，終無所言，帝愍悼之尤甚，後每朝會，輒嘆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

虜者乎？」

隗囂死，諸將立其子純。

囂病且餓，悲憤而死，王元周宗立囂小子純爲

王，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田弇助純，帝使馮異擊之。

異與匡奔戰，且遣一年乃替斬之。

來歙馬援護諸將屯長安

歙上書言孫述以亂西天水爲邊蔽二郡平漢助述實計窮矣今四州郡破民人饑饉以招以財發其來可集也帝然之于是國于并

萬曆六秋八月歙率異等討隗純于天水

封陰就爲宣恩侯盜殺陰貴人母鄧氏及弟訢帝甚傷之封貴人弟就

爲宣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興字雲欲封之置印綬于前興固讓曰臣未

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缺望誠所不願帝嘉

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

取婦盼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誇奢益爲觀聽所

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同興拜卒不爲宗親求位

〔甲午〕十年夏征西大將軍陽夏胡三省注馮異傳封侯夏侯爲武鄉列二侯馮異卒

于軍

秋八月帝如長安遂至汧隗囂將高峻降冬十月來歙等攻破落門地名在伏羌縣

今縣有落門河隗純降王元奔蜀隴右悉平初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耿

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進幸汧遣寇恂招降恂至第一峻遣

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慚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

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諸將皆賀因問殺其使

斬腹心以奪其氣蓋深知其能爲之無能爲是以其應如禱兵以神速不可形迹慕

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冬十月，來歙與諸將攻破落門。周宗行巡等將隗純降。後純與黨害亡入旬

叙猶得王元遂奔蜀。時先零羌寇金城，來歙擊之，于是開倉廩以賑饑乏，肅右遂安，而涼州遂平。

帝還宮

〔乙〕十一年春三月，遣吳漢等將兵會岑彭伐蜀，破其浮橋，遂入江關。門

虎牙二山之間，曰江關，荆門在江南，屬荊州府宜都郡，虎牙在江北，屬宜昌府東湖縣，兩山相對，為大江絕險處。

先是公孫述遣其將田戎任滿

程汎將兵下江關，拔夷陵，因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楹柱

設木為柱也。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至是，岑彭屯津鄉。地名，今荆州府江陵縣有津鄉城。數

攻之不克。帝遣吳漢率劉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宗室。及臧宮。字君素，蜀川犍人。劉歙發荆州兵

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荆門。閏月，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

上賞。于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

浮橋，而攢柱有反杷鉤。其鉤鉤船，使不得退，又逆拒之，使不得還，故曰反杷。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

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

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田戎走保江州。詳見彭長驅

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

輒行太守事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

利直指墊江漢縣今四川重慶府合州是今墊江縣漢臨江縣地後魏分置攻破平曲漢縣注收其米數十萬石吳

漢留夷陵裝露橈船名橈小獨露橈也繼進

公孫述遣王元拒河池漢縣故城在今秦州徽縣夏六月諸將擊破之述使盜殺監護使

者來欵詔以將軍馬成代之述以王元為將軍使與領軍環安漢氏安漢列尹之後

拒河池六月來欵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辨漢道治地志成州同谷縣漢下辨道

也故城在今甘肅階州成縣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欵未殊馳召蓋延延因伏悲

哀不能仰視欵叱延曰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

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延收淚彊起受所誠欵自書表曰臣夜人

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

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投筆抽

刀而絕帝聞大驚省書攬涕以將軍馬成守中郎將代之

帝自將征蜀秋七月次長安

岑彭及將軍臧宮大破蜀兵王元以其衆降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

公孫恢悉兵拒廣漢

漢縣屬廣漢郡彭道元謂之小廣漢以別于郡也故城在今四川潼川府遂寧縣

及資中

漢縣故城在今四川資州資陽縣

又遣將侯丹拒黃石

卓懷注即黃石關也杜佑曰今謂橫石灘灘在四川重慶府清州東

彭使臧宮從涪水

今若江出四川松潘衛

龍安縣州潼川縣境至重慶府入大江

上平曲

初三言曰水經注涪水逕縣竹縣又東南與建始水合水出平落郡西漢西南流而東意此即平曲也

拒延岑自

分兵浮江而下還江州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

徑拔武陽

漢縣故城在今四川眉州彭山縣

使精騎馳擊廣都

漢縣今成都府雙流縣是

去成都數十里勢

若風雨所至皆奔散

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馳出延岑軍後動地實駭遂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

延岑盛兵于

沅水

光武紀作沅水軍曰水經注沅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經注沅水在今潼川府射洪縣東也

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

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進呼聲動山谷岑登山望之大震恐

宮因縱擊大破之岑奔成都宮乘勝追北軍至平陽鄉

初三言曰水經注臧宮所請至平陽鄉在縣竹

北平陽縣當在縣竹縣

王元舉衆降

帝與述書陳百禍顯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太息以示所親常少張廉昔勸述降述曰廢與命也豈有降天子論左右莫敢言少張以憂死

帝還宮

冬十月公孫述使盜刺殺征南大將軍舞陰

漢縣故城在今河南陽府泌陽縣

侯岑彭

地名彭亡山名在眉州彭山縣東北水經注謂之彭澤京守記亦謂之平橋

惡之欲徙會日暮公孫述使刺客詐

爲亡奴降刺殺彭監軍鄭興領其營侯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秋

使當時西
破光以時
邊患何因
可已援因
勢利導俾
民耕牧有
資其屯趙
充國與田
遠慮中同

毫無犯蜀人立廟祠焉

先零羌叛隴西太守馬援及將軍馬成等擊破之諸羌自王莽末入居

塞內金城屬縣多為所有隗囂不能討因就慰納發其衆與漢相拒隴西

隴右既平來歙擊破先零羌前事具為帝言隴

西非馬援莫能定帝乃拜援隴西太守援擊先零羌于臨洮破之既而

諸種數萬屯聚寇鈔拒浩亶注見陰援與馬成等深入討擊虜遂大潰

已悉歸服徙置于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時廷臣議案金城破光以隴援與曰破羌之

不可案也帝從之援于是與重長安補城郭起塙塙則導水田以耕牧民皆樂業援乃罷馬成軍

又招降塞外兵羌復其侯王君長即與帝悉從之破羌漢無故城在四雷府襄伯縣

〔中〕十二年秋七月大司馬吳漢進攻成都冬十一月公孫述引兵出戰

吳漢擊殺之延岑以成都降蜀地悉平吳漢以舟師泝江而上大破蜀

兵擊破述將魏延全無水及述遂拔廣都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旋乘利與劉尚

進逼成都漢風江作浮橋使尚屯江南相去二十里帝聞之大驚漢曰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

效漢敗入壁乃召翼德將兩營五日多備斬述將謝豐袁吉自是漢與述戰于廣都

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于其郭中臧宮拔綿竹破涪城涪城在今綿州也斬述

弟恢復攻拔繁

漢縣今成都新繁縣是

輒

漢縣今成都

與吳漢會于成都述困急悉散金

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延岑岑襲擊破吳漢軍漢墮水緣馬尾得

出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張堪

字君游宛人為揚州刺史

守郡聞之馳往見漢說

字

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冬十一月賊

宮軍咸陽門

成都城門名

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扼宮大戰岑三合三勝

自且至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

之述兵大亂高午奔陳刺述洞胸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

夜死明且延岑以城降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放兵大

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賊降三日吏民從服一旦

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殊失斬將

弔民之義也帝既平蜀詔贈常少爲太常張隆爲光祿勳

二人皆勳述

譙玄以中牟

漢縣巴郡縣玄不詳遺使者以毒藥劫之玄曰保志全氣死亦愛

表李業之間

漢書漢字爲博士廉稱疾不絕蓋不能致焉以毒酒藥乃嘆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

送飲藥而死又漢書蜀郡王時王真孫其不更先擊其妻子嘉曰天馬猶識主況于人乎始先自刺述怒遂

徵費貽任永馮信

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背官以辭命

病卒獨貽仕至合浦

注見

太守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

善事上論
固非正臣
至謂和臣
不忠語亦
不忠語亦
有誓協恭
和衷固虞
廷懋政之
經和而營
於朋黨之
私則不可
耳之辨和
同之辨和

于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寶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為冀州牧 上詔融與五郡太守入朝既至

詣城門上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尋拜融

冀州牧又以梁統為大中大夫姑臧漢縣今曰武威為甘肅涼州府治長孔奮茂陵人為武都

郡丞姑臧在河西最為富腴天下未定士多不修檢擄當在戰四年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美以為身處顯

為武都太守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廷對曰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願正奉公臣子之節善事上官臣不敢奪詔帝歎息曰稱會是也

雍奴漢縣故城在今順天府武清縣侯寇恂卒

十二月以將軍馬成行大司空事時李暹請罷

〔丁〕十三年春正月詔大官勿受郡國異味 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大

官勿復受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

千里又進寶劍價直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上雅不喜聽音樂

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洛陽城十二門按十二支上東者寅方門也每門候一人屬城門校尉鄧恂

拒關不開上令從者見面于門問恂曰火明燎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

東中門即方入明旦恂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如社稷宗

廟何書奏賜恂布百疋貶東中門候

降渠請朝
何必卻之
致生疑懼
而復反大
約無定見
而無疑不
決斷無不
能成大事
者

盧芳奔匈奴。先是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邊，詔將軍杜茂字謙，南陽冠山人等擊

之不克。至是芳攻雲中，郡先為芳所據，後來降故芳女之。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

芳降。芳知之，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于昱，昱乃詣闕降。詔以昱

爲五原太守，封鐫胡侯。後四年，芳復入居高柳，使使請降。帝立芳爲代王，因使和集匈奴，芳遂上疏請朝，及昌平有罷止之勞，遂內自疑懼，乃復反。匈奴遣騎迎之。

出塞，芳留匈奴中，久之病死。高柳，漢縣，故城在今大開府屬高縣。

詔諸王皆降爲公侯。朱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詔長沙王興、真

定王得。故王揭之子，揭被誅，帝憐其謀，尙未稱乃復封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四王皆景帝後王，莽時國除，帝復封。皆降爵爲

侯。趙王良、太原王章、魯王興皆爲公。時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

以紹嘉公孔安爲宋公，承休注見前公姬常爲衛公。

以韓歆字君翁，南陽人。爲大司徒。歆，漢卒。

夏四月，吳漢軍還。大饗將士，諸功臣皆增邑更封。吳漢自蜀振旅而還。

于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

十五人。定封鄧禹爲高密注見前侯，食四縣。李通爲固始水漢壽縣，後漢更名爲侯國，故城在河南陳州

府沈邱縣，今光州。侯，賈復爲膠東注見前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歿者益封其

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

亂屬既平
與天下休
息宜也
云孔子不
對問陳子
欲使太似
之不知攻
路如者英
必不此武
語然則周
齊克則戎
兵之訓爲
非乎史氏
盡測安能
識中與帝
之王度

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

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

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

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路異內行儒者

賁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惟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

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

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上嘗與功臣宴飲

以寶融爲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朝

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愈親厚之融數辭爵位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少敏事以

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愈親厚之融數辭爵位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少敏事以

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愈親厚之融數辭爵位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少敏事以

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愈親厚之融數辭爵位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少敏事以

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愈親厚之融數辭爵位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少敏事以

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愈親厚之融數辭爵位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少敏事以

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愈親厚之融數辭爵位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少敏事以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承世要輕
世重爲本
躬教所官
梁統所官
固未及此

而杜林亦
枉過正無
失刑之意
刑之期至
云果桃菜
茹之餽無
妨于義則
陸贄所謂
必至命已
不當乎謂
高祖至孝
宜蓋因初
開風氣少
數世治權
在明政成
清後元成
以久太滋
既風民又
數世皆權
日在下治
賊之此以
浸之多也
統之也所
謂合其本
求其末

殺人臣惟刑罰在衷無取于輕願陛下宣詔有司更定不易之典事下公卿光祿勳杜林奏曰大漢初興蠲除苛政海內歡欣及至其後漸以滋章果桃菜茹之餽集以成賊小事無妨于義以為大戮至于法不能禁上下相通為弊彌深臣謂宜如舊制統復言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

〔紀〕十五年春正月免大司徒歆歸田里歆自殺 歆好直言無隱帝每不能容歆于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有星孛于昴

以歐陽歆王旬孫文孫封為程陽亭侯為大司徒

歆為汝南太守視事九歲政

多異迹至是徵拜大司徒已而坐在那度田不實下獄死歆世傳伏生尚書

人及下獄時生守門求其有自死者平原趙萬年十七
求代歆死書與歆已死獄中是冬以歐陽代歆為大司徒

為武英明
一起自田
知切悉弊
可間不語
有之知語
問不之語
十不之語
子言必之
理此必之
家以明必
英察認明
不近理以
子以贊之
足信為不

封子輔等為公

輔為右翊公。康為濟南公。延為淮陽公。焉為左翊公。郭皆

出陽為東海公。蒼為東平公。荆為山陽公。衡為臨淮公。京為琅邪公。陰皆

出費人英為楚公。許美

六月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

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于是刺史太守以度田為名。并度廬屋

里落。民遮道嗚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

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漢郡治弘農故城在可問。河南南陽不可

問。帝詰吏由趣。由從也。問是書之所從來也。也。向也。是書之意其所向為何如也。抵。託辭言于長壽街上得之。帝

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此也。

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

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

東海公對。上由是益奇愛陽。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冬十二月。以張堪為漁陽太守。時匈奴寇鈔日甚。州郡不能禁。帝遣吳漢

吏民以誦胡歌。復遣杜茂總治障。騎都尉張堪。時領杜茂營。擊破之于高柳。乃即拜堪為

漁陽太守。堪在郡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張

兩枝。多瑞兩收。

張公為賊，樂不可為。

揚湯止沸，一時間宜，大亂之後，或可承平，之時行之，必致亂也，可為訓也。

〔子表〕十六年春三月辛丑晦日食。

秋九月羣盜起，詔許相斬除罪，遂皆解散。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遣使者

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

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

又以畏懼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惟蔽匿者

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于它郡，賦田受廩，使安生

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冬十二月復行五銖錢。自王莽時五銖錢廢不用，至是以馬援奏復行

之天下賴其便。

〔丑辛〕十七年春正月以趙憙字伯陽為平原太守。初憙為懷令郡先為更始中

懷大姓李子春二孫殺人，憙窮治其姦，二孫自殺。收繫子春，京師貴戚

為請者數十，憙終不聽。趙孝公良病，上臨視之，問所欲言。良曰：素與李

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憙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

走道過更始，觀者固不能勝，恐以所說資糧與之，會郭奉反，遂棄與李，遂道書切責之，或謂憙與李，謂帝以為難，及帝敗得還書，帝驚曰：趙憙長者，即召見拜懷陽侯，相復德平林，皆有平賊功，後復拜諡令。

耶先為更始中，耶時更始敗亡。

更道它所欲良無復言既薨上追思良乃贖出子春遷憲爲平原太守
二月乙未晦日食

冬十月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 郭后寵衰數懷怨懟上怒之

廢后立貴人陰氏爲皇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

進右翊公輔爲中山王

後使封沛

郭憚言于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

之于子況臣能得之于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勿

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帝曰憚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

而輕天下也乃進郭后子右翊公輔爲中山王郭后爲中山太后其餘

九國公皆進爵爲王

明年趙齊魯三公亦爲王

帝如章陵 帝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

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惟直柔耳今乃能如

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十二月

〔壬〕十八年夏四月以馬援爲伏波將軍討交阯

後漢書光武紀十八年夏四月遣伏波將軍馬援擊交阯馬援傳十八年

春援軍至浪泊所載互異考索
宏後漢紀與光武紀同今依之

先是交阯釐冷

音臨零漢縣元和志安南

縣

水經注交阯

有陳田縣之者爲雜民統其民
者爲韓王其下有雜韓將

女子徵側

名也雜爲未

甚雄勇交阯太守蘇定以法

繩之徵側忿怒與妹徵貳反九真日南合浦蠻俾南夷種名皆應之凡略六

十五城自立爲王都麓冷寇亂連年至是詔長沙合浦交阯具車船修

道橋通障與障同谿儲糧穀拜馬援爲伏波將軍以扶樂後漢侯國故城在今河南陳州府太康縣

侯劉隆爲副擊之援緣海而進隨山刊木千餘里至浪泊在今安南國交州府東關縣一名四

明與徵側等戰大破之賊散走明年斬徵側徵貳進擊餘黨降之嶠南

悉平據阮平交阯勢擊軍士從容謂曰吾從弟少憐常哀吾懷有大志嘆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緣足爲罪無其守墳墓使鄉里稱爲替人足矣正求厥餘從自苦其吾在浪泊四里間賊未滅時下潦上

爲毒氣薰熱仰視飛鳥貼貼墮水中余少憐平生語何可得也

罷州牧置刺史